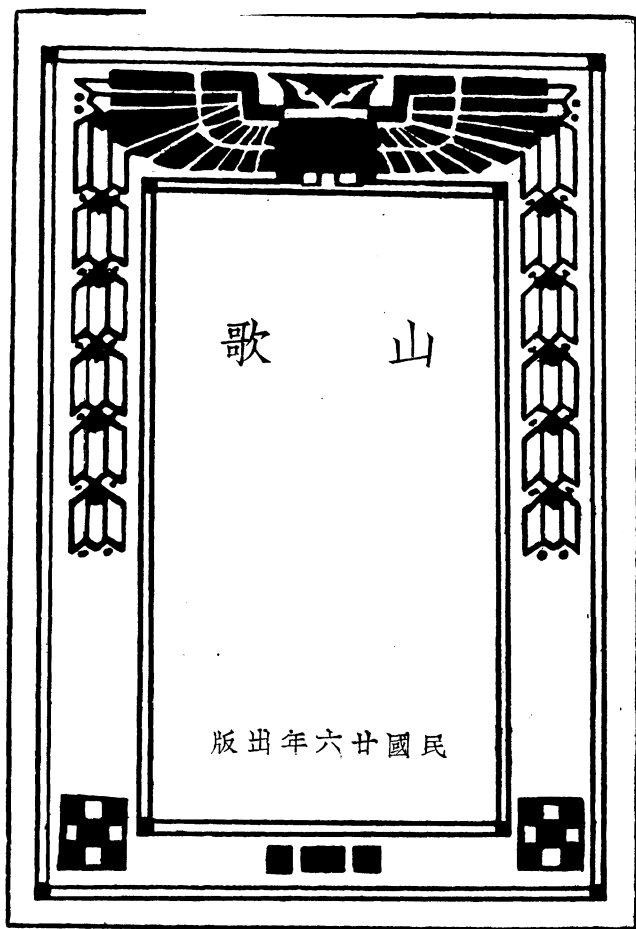


山歌

馮夢龍



山 歌

民國六年出版

序

當民國八九年間，北京大學同人收集歌謠的時候，我曾有一個驕傲的念頭：這是我們破天荒的工作，我們爲學術界開闢了一個新園地了！哪知過不甚久，就在李調元刻的函海中發現了他的粵風，乃是輯錄粵中各族的歌謠的，頓時使我失去了驕傲的勇氣。我纔知道，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人墾過這園地了。後來又知道，李調元的粵風就是清初吳淇的粵風續九，那麼這開墾的工作又提前了一百數十年了。

民國十四年，我初編成吳歌甲集，胸中再起了一個驕傲的念頭：拿蘇州歌謠來編成一部書，我總是第一人了；將來再有人做這個工作時，他總須奉我爲始祖了！那裏知道：去年朱瑞軒先生發見了這部奇書，不但把搜集歌謠的工作提到了三百年前，而且竟是一部蘇州歌謠的大總集，從此我的炎炎的氣燄又給他澆滅了！唉，驕傲是這樣不容易維持的！

廿三年九月，我在杭州，抱經堂主人朱遂翔先生來，送給我這部山歌的鈔本。他說：『這部書是我的弟弟瑞軒到徽州收書時得到的。原書是萬歷刻本，因為知道你喜歡搜集歌謠，所以鈔了一部送給你。』當時我也不在意，他走後翻開一讀，竟把我驚奇得跳起來。想不到我們明朝的同鄉民衆，會有這許多文學作品遺留到今日，而我偏能先見到！我連連慶賀自己的眼福，覺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呵！天下竟有這樣的巧遇！隔了幾天，瑞軒來見，始知這書已歸汪雲蓀先生，但他很願公諸世人，所以一任瑞軒付印。聞之，爲之快絕！

那時在杭州，沒有書可參考，僅從瑞軒口中得知這書的編輯者墨齋主人即馮夢龍而已。後來回到北平，遇見馬隅卿先生，他對於馮夢龍有很深的研究，告我許多關於他的故事。又把這部書送給胡適之先生看，他就送給我一冊民國十八年上海華通書局出版的掛枝兒，使我又讀到了沉埋三百年的樂歌。不幸得很，隅卿先生於今年三月去世了，他竟不及見這部書的出版！

馮夢龍，字猶龍，是明末蘇州的一個極其放蕩不羈的文士，也是當時文壇上的一個怪傑。他喜歡寫遊戲文章，自己創作的有萬事足，雙雄記等；他人的作品而由他改作的有新灌園，量江記等等：合爲墨憨齋新曲十種。尚有笑府，情史，智囊，智囊補，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諸書，都是他編纂的。（詳見容肇祖先生的明馮夢龍的生平及其著述與續考，載嶺南學報二卷二，三期）至於掛枝兒一種，我們所見已經不是馮氏的原書而是浮白主人的選本，只存四十一首而已，遠不如這一集山歌的豐富。

馮氏在敘山歌裏說，『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這就證明了掛枝兒和山歌的連帶關係。掛枝兒上有民國十八年志遠先生一序，說：『我們固然不能斗膽咬定掛枝兒是馮氏的手作，但是在我們未找得確定的證據以前，我們只好暫依一般人的見

解，姑且認爲馮氏的作品罷了。」現在發見了這篇序文，那麼掛枝兒的作者問題就已解決了。

拿掛枝兒和山歌略一比較，我覺得兩者之間有着很密切的關係。題材既多相同，情調也不差多少。尤其是下面兩首：

瓜仁兒本不是個希奇貨，汗巾兒包裹了送與我親哥。一個個都在我舌尖上過。

禮輕人意重，好物不須多。多拜上我親哥也，休要忘了我！（贈瓜子——掛枝

兒）

五更鷄，叫得我心慌撩亂。枕兒邊說幾句離別言，一聲聲只怨着欽天監。你做閨年並閨月，何不閨下了一更天！日兒裏能長也，夜兒裏這麼樣短！（鷄——

掛枝兒）

瓜子尖尖殼裏藏，姐兒剝白送情郎。姐道呀，瓜仁上個滋味便是介，小阿奴

奴舌尖上香甜仔細嘗。（送瓜子——山歌二）

姐聽情哥郎正在床上哮喘，忽然鷄叫曉是五更頭。世上官員只有欽天監第一無見識，你做閨年閨月那了正弗閨子介個五更頭。（五更頭——山歌二）

這些顯然是同出一源。但掛枝兒的辭句較爲雅馴，且真是小曲的音調。又如荷珠一首：
露水荷葉珍珠兒現，是奴家癡心腸把線來穿。誰知你水性兒多更變：這邊分散了，又向那邊圓。沒真性的冤家也，隨着風兒轉！（掛枝兒）

像這樣詩情詩味十足的好作品，一般民歌中則有此真情而少此上乘的表現和修辭技巧。馮氏是戲曲家，生平又喜歡改定他人的作品，所以我疑惑他選錄掛枝兒時曾加以潤色，甚而改作也說不定。否則，亦必是其他文人作給民衆唱的，因受民衆的歡迎，故能流傳廣遠，正如柳永的詞一樣。就是山歌中所錄的也有當時文人的作品。例如卷五蛇童一首的附記云：『張伯起先生有所歡，既婚，而瘦，贈以歌云：……』又卷一捉奸第三首後附有這幾句：『此余友蘇子忠新作。子忠篤士，乃作此異想；文人之心，何所不有！』捉奸第一首下面則附有馮氏自己所作的兩首，他說，『弱者奉鄉隣，

強者罵鄉隣，皆私情姐之爲也，因製二歌歌之。』可見當時歌風盛行，文人模倣了山歌的整調與格式與內容而作歌，是極自然而可能的事。去年逝世的劉半農先生也曾倣了江陰的民歌而寫成瓦釜集。這原是古今的通例。不過，因此民歌的來源就混淆不清；年代久遠，更難辨別孰爲民衆自製，孰爲文人做作的了。

現在且說說我在山歌裏所注意的幾點：

本書所集錄的山歌連附載五條共有三百四十五首之多。雖全部是情歌，而範圍之廣，形式之多，內容之複雜，皆遠非吳歌甲，乙集或其他歌謠輯本所能及。自從收集歌謠以來，這部書可算是最重大的發見！

山歌的篇幅，最短的是七言四句。至『雜咏長歌』中的燒香娘（卷九）竟達千四百六十餘言。民歌裏除了東莞的撒帳歌，這樣的長篇巨著是罕見的；而且結構，鋪敘，描寫都還不錯，不識字的民衆似乎不會有如此的創作的魄力。其來源大概如上文說過的，乃是文人或文丐代作的吧？否則，便是有過文字訓練的民間詩人的創作了。

不過，山歌的價值並不因作者而有所增減；它所反映的背景總是當時民間的情形，它所表現的文字也總是民衆的情緒與思想。不然，就不會流傳下來了。

本書一至七卷的蘇州歌及第十卷的桐城歌都是徒歌。第八九兩卷則爲長歌而且是樂歌。卷八手繡頭一首標題下注：『以下俱無說白。』又湯婆子竹夫人相罵下面更注明：『以下俱曲白間用。』故無疑的，這些長歌全是合樂曲而唱的樂歌。我頗疑它與『攤簧』相似，不應叫做『山歌。』

歌辭中的雙關語特多，約有四五十則。這種諧聲的隱語，是心慧，巧思和機警的表徵。以前我以爲除了遊仙窟以外，這是客音情歌的專長，現在才知道在吳歌中也是『古已有之』的。隨便舉幾個例吧：

你好像絨帽子風吹氈（專）做勢，遇熟黃梅賣甚青（清）——卷二
披絹做裙耶無幅（福），屋簷頭種菜姐無圍（緣）。——卷三
深山裏落葉弗要掃（嫂），脚桶寬來只要箍（姑）。——卷四

四金剛相打爭兩廊(郎)。——卷四

把無意志的物件假定爲人類的擬人法，在文學上是極普遍地被採用的，尤其常見于韻文中。散文方面如寓言，神話，童話故事等等都少不了它。其功用能使該物所予的印象更形活躍，以引起讀者的想像，聯想和興趣。故這擬人法實爲文學的特徵之一。歌謠是文學而且是詩，當然不會缺少這個特徵。兒歌中如吳歌甲集第二十四首，『……牡丹娘子要嫁人；石榴姐姐做媒人……』和乙集第十五首，『出門碰着雲梅擔，海棠請我吃三杯，牡丹芍藥來陪伴，菊花斟酒蠟梅吹，』都是。成人之歌裏，也常有一兩個『擬人』的句子。至于嚴肅地採用這個方法，把物件人格化了，拿來寫成整篇東西的，據我所知，只這部山歌裏有。例如：卷八的竹夫人，湯婆子，竹夫人相罵及卷九的破驢帽歌等等，這些又屬乎詠物寄慨的一類了。

三百多年前的吳語和表現語音所用的文字已和現在的不很相同了。從前的『來』（在也）現在變爲『拉』，『耍』變爲『啥』，『聰』變爲『替』，『那間』變爲『啞

亨』，……這些較普通的還可以推知。尙有好些古語不特他省人看不懂，連我們蘇州人也看不懂。倘有人能把這部書裏的古字古語考訂出來，詳加註釋，那麼我們讀者就將更感興趣了。

最後，我得下一個警告。這部書幾乎全部是私情歌，其中的三分之一還是直接，間接，或隱，或顯地涉及性交的。若是認爲猥褻，那是猥褻到極點了。讀者中如有道學家，認爲人生中有醜惡的部分，則最好請趁早掩卷合十，收視返聽，念幾聲阿彌陀佛，不看下去爲妙，否則便有沾染不潔之虞。

其實，『世間惟一不潔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潔的念。』（周作人先生談龍集頁二六八引斯溫朋的話。）譬如看了裸體畫而致心蕩神搖，那是觀者自己的病態，而非藝術本身的過失。周先生的談虎集（頁二〇一）裏有幾句話說得更好：『野野人常把自己客觀化了，把自己行爲的責任推歸外物；在小孩，狂人也都有這種傾向。就是在文明社會裏也還有遺跡，如須勒特耳……所說，現代的禁止文藝科學美術等大作，

即本于此種原始思想，以爲猥褻在於其物而不在感到猥褻的人；不知道倘若真需禁止，所應禁者却正在其人也。」

我們若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上，用了研究的態度和文藝的眼光來直視這三百餘年前的古民歌，則這些歌辭根本無所謂猥褻與粗鄙。可是，直視這些山歌也有危險，假如我們的心眼本來就不純潔。我只有敬告讀者：在開卷之前，應先反省，問問自己的心是否潔淨，然後去趨吉避凶。

我們都知道明季的社會情形是如何的黑暗凌亂。驕奢淫佚之風瀰漫全國，朝野上下都抱着享樂主義，盡情放浪，走向消極頹廢的路上去。這樣的時代背景是最適於產生情歌的。另有一箇相反的原因，那是禮教的壓力太大了，一般民衆絲毫沒有戀愛的自由，婚姻又多不滿意，故不得不另求滿足。有勇氣的就實行反抗，毅然的爲自己打出一條血路：

結識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當。拚得到官雙膝銀頭跪子從實說，咬釘

嚼鐵我偷郎！（偷——卷二）

如此熱情，如此剛勇，真使人覺得這一字一句裏都蘊藏着熱的血淚。我們讀後會以爲她卑鄙淫蕩麼？不！我們只應佩服這位禮教叛徒的堅強的人格，而對她處境的惡劣表示極深的同情。其次是膽子略小的：

搭識子私情雪裏來，屋邊頭個腳跡有人猜。三個銅錢買雙草鞋我裏情哥郎顛倒着，只猜去子弗猜來。（瞞人——卷一）

姐送情哥到半場，門前狗咬兩三聲。小河奴奴玉手親抱住子金絲狗，莫咬子我情哥驚覺子娘。（送郎——卷三）

這樣可憐的環境，婉妙的情調，只使人深深地感到它的溫柔敦厚而不覺其猥褻，其所表現的人物是怎樣的活躍而富有生命力。還有更詩意更優美的呢：

弗見子情人心裏酸，用心模擬一般般。閉子眼睛望空親個嘴，接連叫句俏心肝。
。（模擬——卷一）

至于那些可以使人感到猥褻的諸作，大概是怯懦者的心聲。因為文學上所表現的，不一定反映作者的現實生活，有時却正是寄託他的不能實現的理想，或不能滿足的某種慾望。貧士所寫的『才子佳人』一類的書便是個好例。被禮教束縛着的民衆，在事實上沒有機會也沒有膽量去償一償心願，乃退而在想像中尋求慾望的滿足，唱唱私情山歌也未始不足以抒發和安慰他們的心靈。這是所謂『望梅止渴』的意淫了。被迫至此，這情形是何等的悲慘！幸而遇到一個同情的知音者馮夢龍，不以他們爲粗鄙猥褻，撥開禮教的瘴霧，把億萬被壓迫者的夢想和呼聲流傳給我們，於是，那數百年前懷着滿腹悲哀的民衆在這部書裏復活了！

馮氏誠然是一個怪傑，山歌也的確是一部好書。我真有幸，讓我留一個紀念在這不朽的文學作品的前面！

胡適之先生來信

頤剛兄：

今天上海寄來掛枝兒兩冊，寄一本給你，因為你那天好像說是沒有此書。

此冊是翻印浮白主人的選本，但其書出於馮僧龍的原書是無可疑的。雞的一首，與山歌中『閩五更』一首意思全同；馮氏在山歌此首後有跋，說已用掛枝兒了，今復收山歌。此不但可證此冊掛枝兒確是馮氏原書；又可見掛枝兒與山歌或者都不盡出於民間，其中不但有蘇子忠的一首，且有馮夢龍的許多創作。尊意以為如何？

適之。廿四，五，十六。

山歌跋

明末清初文壇上有兩個人，當時很有名，後來埋沒了，現在却應當記憶的，一是唱經堂金聖歎。二是墨憨齋馮夢龍，此外還有湖上笠翁，現在且按下不表。

關於金聖歎的事跡，心史叢刊中有一篇考，說得頗詳細。佩服聖歎的人後世多有，但我想還應以清初的劉繼莊與廖柴舟爲代表。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金聖歎先生傳，聖歎死後三十五年過吳門，「訪先生故居而莫知其處，因爲詩弔之，併傳其略」云。傳末論斷曰：

「予讀先生所評諸書，領異標新，洞出意表，覺作者十百年來至此始開生面，嗚呼，何其賢哉。」又曰：

「然畫龍點睛，金針隨度，使天下後學悉悟作文用筆墨法者，先生力也。」柴舟對於聖歎極致傾倒，至於原因則在其能揭發「文章秘妙」，有功後學。劉繼莊著廣陽

雜記五卷，有兩處說及聖歎。卷三講到潘良耜的南華會解，以內七篇爲宗，外篇雜篇各以類從分附七篇之後，云：

「後游吳門，見金聖歎先生所定本，亦依此序而刪去讓王漁父盜跖說劍四篇，而置天下篇於後。予嘗問金釋弓曰，曾見潘本會解否？釋弓曰，唱經堂藏此本，今籍沒入官矣。則聖歎當時印可此書可知。」卷四說蜀中山水之奇，「自幼熟讀杜詩，若不入蜀，便成唐喪」，後云：

「唱經堂於病中無端忽思成都，有詩云，卜肆垂帘新雨霽，酒壚眠客亂花飛，餘生得到成都去，肯爲妻兒一洒衣。想先生亦是杜詩在八識田中作怪，故現此境，不然先生從未到成都，何以無端忽有此想耶。」全謝山爲繼莊作傳，末有附識兩則，其二曰：

「繼莊之才極矣，瀕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極許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間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才耳，學無根抵，繼莊何

所取而許可之，乃以萬季野尚有未滿而心折於聖數，則吾無以知之。然繼莊終非聖數一流，吾不得不爲別白也。」謝山雖有學問却少見識，故大驚小怪，其實這一個大不可解很易解，廣陽雜記卷二有此兩則云：

「余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芻狗塞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夫今之儒者之心爲芻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爲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余嘗與韓圖麟論今世之戲文小說。圖老以爲敗壞人心莫此爲甚，最宜嚴禁者。余曰，先生莫作此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復起不能舍此而爲治也。圖麟大駭。余爲之痛言其故，反覆數千言，圖麟拊掌掀髯，歎未會有。彼時只及戲文小說耳，今更悟得卜筮祠祀爲易禮之原，則六經之作果非徒爾已也。」

茅塞儒者之心蓋已久矣，此段道理本甚平實的確，然而無人能懂，便是謝山似亦不解，當時蓋唯繼莊聖歎能知之耳。聖歎評離騷南華史記杜詩西廂水滸，以次序定爲六才子，此外又取易左傳等一律評之，在聖歎眼中六經與戲文小說原無差別，不過他不注重轉移世界的問題而以文章祕妙爲主，這一點是他們的不同而已。說到這里，馮夢龍當然也是他們的同志，他的傾向與聖歎相近，但他又不重在評點，而其活動的範圍比聖歎也更爲博大。說也奇怪，聖歎著述有流傳而夢龍簡直不大有人知道，吾友馬隅卿先生蒐集夢龍著作最多，研究最深，爲輯墨憨齋遺稿，容肇祖先生曾撰論考發表，始漸見知於世。墨憨齋在文學上的功績多在其所撰或所編的小說戲文上，此點與聖歎相同，唯量多而質稍不逮，可以雄長當時而未足律逮後世，若與聖歎較蓋不能不坐第二把交椅了，但在另一方面別有發展，即戲文小說以外的別種俗文學的編選，確是自具手眼，有膽識，可謂難能矣。夢龍集史傳中笑談，編爲古今譚概，又集史傳中各種智計，編爲智囊正續兩編，此外復編笑府十三卷，全則係民間笑話也。今譚概尚可

見到，後人改編爲古笑史，有李笠翁序，亦不難得，智囊稍希見，而智囊補則店頭多有，且此種類似的書亦不少，如智品遺愁集皆是，唯笑府乃絕不可見，聞大連圖書館有一部，又今秋往東京在內閣文庫亦曾一見而已。

笑府所收笑話多極粗俗，與笑林廣記裏的相似，廣記蓋即根據笑府而改編者，但編者已不署名，到了後來再改爲一見哈哈笑等，那就更不行了。笑話在中國古代地位本來不低，孔孟以及諸子都拿來利用過，唐宋時也還有人編過這種書，大約自道學與入股興盛以後這就被驅逐出文學的境外，直到明季纔又跟了新文學新思想的運動而復活過來，墨憨齋的正式編刊笑府，使笑話再佔俗文學的一個坐位，正是極有意義的事。與這件事同樣的有意義的，便是他的編刊山歌了。山歌一書未會有人說起，近爲吾鄉朱君所得，始得一讀，書凡十卷，大抵皆吳中俗歌，末一卷爲桐城時興歌。序有云：

「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爲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

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案原書總題童癡二弄，然則其中應包含掛枝兒與山歌兩種，今掛枝兒已佚，僅存其山歌這一部分耳。序中所言與劉繼莊謂好唱歌爲性天中之詩同一道理，繼莊在廣陽雜記卷四中又有一節，可以參證：

「舊春上元在衡山縣，曾臥聽采茶歌，賞其音調而於辭句懵如也。今又在衡山，於其土音雖不盡解，然十可三四領其意義，因之而歎古今相去不甚遠，村婦稚子口中之歌而有十五國之章法，顧左右無與言者，浩歎而止。」袁中郎錦帆集卷二小修詩序中亦云：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能，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閩閩婦人孺子所唱擊破玉打草竿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嚮於漢魏，

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一此種意義蓋當時人多能言之，唯言之不難，實行乃爲難耳。墨愁齋編刊童癡二弄，所以可說是難能可貴，有見識，有魄力，或者這也是明末風氣，如袁中郎在觴政中舉金瓶梅爲必讀書，無人見怪，亦未可知，但總之此類署名編刊的書別無發見，則此名譽仍不得不歸之墨愁齋主人也。

山歌十卷中所收的全是民間俗歌，雖然長短略有不同，這在俗文學與民俗學的研究上是極有價值的。中國歌謠研究的歷史還不到二十年，蒐集資料常有已經晚了之懼，前代不會有一總集遺傳下來，甚是恨事，現在得到這部天崇時代的民歌集，真是望外之喜了。還有一層，文人錄存民歌，往往要加以筆削，以致形骸徒存，面目全非，亦是歌謠一劫，這部山歌卻少這種情形，能夠保存本來面目，更可貴重，至於有些意境文句，原來受的是讀書人的影響，自然混入，就是在現存俗歌中也是常有，與修改者不同，別無關係。從前有人介紹過白雪遺音，其價值或可與山歌等，惜只選刊其一

部分，未見全書，今朱君能將山歌覆印行世，其有益於學藝界甚非淺鮮矣。關於馮夢龍與山歌的價值，有諸位先生的序論在，我只能拉雜寫此一篇，以充跋文之數而已。

中華民國廿三年十一月廿四日，知堂識於北平苦茶庵。

跋

右童癡二弄山歌十卷，明馮夢龍編。我們從前只知道馮生掛枝兒是風行一時的著作，而以未得讀其全書爲憾。想不到在現在居然發現了掛枝兒姊妹刊山歌了，而且居然有十卷之多！由此我們可想見今存的掛枝兒的寥寥數十首，實在不過是後人選存的一小部分耳。馮氏自敘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的話，則掛枝兒之爲童癡一弄殆無可疑。馮生掛枝兒博得一時之盛譽，這當是使他再有勇氣去搜編「二弄山歌」的原因。

這山歌的一部分，我們讀到已久。在浮白山人七種（？）裏，掛枝兒和山歌是同被選載着的。在戲曲選集萬錦清音裏，掛枝兒和山歌又同被收入，作爲附載的東西！明及清初人編的戲曲選，常

是附加着許多歌謠笑談以及其他瑣屑的文字的。其中歌謠尤多，我嘗輯之爲明代歌謠集一書，可惜還沒有機會出版。

但在浮白山人七種和萬錦情音裏，山歌也和掛枝兒一樣，只是寥寥數十首的選本。然而已驚嘆其真樸美好。今得讀十卷的全書，乃知山歌實在是博大精切，無施不宜的一種詩體。固以詠唱「私情」爲主，而於「私情」外，也還可以寫任何方面的題材。

不過也和一般的民間歌謠一樣，究以「私情」的詠歌爲主題，而且也只有詠歌「私情」的篇什寫得最好。詩經裏的最好的篇什不是情歌麼？子夜歌讀曲歌不是情歌麼？唐宋人詞，元明人曲裏，許多最晶瑩的篇什，也離不了男女之情的歌詠。

八九年前，我得到一部白雲遺音。那時所見未廣，覺得像這樣的一部民歌集，實在有重印的必要。却又沒有勇氣去全印，便有

白雲遺音選的編輯。

那部白雲遺音選的出版，並不是沒有遇到波折。完全都排好了，而答應出版的那家書店，却老是一束之高閣，不肯出版。後來打聽到其原因，原來是有幾個主持的人反對出版，說：『像這樣的書，也能出版麼？』過了一年多，開明書店成立了，方才由他們印了出來。

今日究竟是『風氣大開』了，不僅汪靜之先生的白雲遺音續選可以公然刊出，就是山歌這樣的著作，也還有人肯重印。這不能不說是『進步』了。

當初北京大學裏的幾位，研究民俗學，搜輯各地歌謠的時候，僅知道注重於口頭上的採集。其後，乃知注意到粵風，白雲遺音，霓裳續譜一類的古歌謠集。現在乃復推廣到對於明人歌謠集的

注意。這也不能不說是「進步」。

由於古歌謠集的多量發現，我們知道有許多口頭上採集的工作，是前人久已做過的，而且有許多歌謠到現在也還活潑潑的在人民口頭上唱着。

像馮頭調，像寬裳續譜裏的許多曲調，乃至像盛行於萬曆時代的羅江怨等曲，到現在也還有人在歌唱着。這個古老的社會，誠是最善於保存一切的傳統的東西的！

將這十卷的山歌翻讀了一過，我們知道，不僅題材是異常的複雜，就是歌詞的來源，也不止一端。山歌不全是民間的歌謠，更不全是馮氏從人民口頭上採集來的東西。當然多數是民間歌謠無疑！我很懷疑馮氏此書是有所本的，像他的智囊笑府之類都是有所本的；但也有一部分顯然是文人學士的「擬作」，「改作」，乃至

『創作。』其中卷一擬好第三首注云：『此余友蘇子忠新作，這便是創作了。』

去年在北平得到一部胡文煥編的遊覽萃編，中有破駝帽歌，及其他歌詞，亦見收于山歌。這也是創作。馮氏此書所收輯的來源，恐還不止一二書而已。惟馮氏在破駝帽歌下注云，『遊翰瑣言尚有破駝穢歌，無味，故不錄。』按破駝穢歌今亦見於遊覽萃編中。不知馮氏為何引作遊翰瑣言？豈胡氏的遊覽萃編（萬曆時編）即名為遊翰瑣言歟，抑遊翰瑣言乃為後人所改名？今都已不可得知。

童癡二弄今既已在無意中發現。我們很盼望那部想望已久的掛兒全書的童癡一弄也能夠早日發現！

亡友馬隅卿先生為研究馮夢龍的專家，搜集馮氏著作最多，而

獨無山歌一書。當他見到這部山歌的抄本時，我恰好在他家裏，他是那末樣的高興着！而且還答應着爲山歌寫一篇考證。現在山歌出版，而閻卿却已歸道山，——閻卿對於戲曲小說及歌謠研究最深，而不輕於爲文，未完成的著作甚多——能不愀然泣下麼？

鄭振鐸 廿四，九，十九。

跋

右明刻本山歌十卷，明馮夢龍編。目錄首行題童癡二弄山歌，案：自敘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云云，則童癡一弄爲掛枝詞無疑，惜舊籍云亡，無從究詰矣。夢龍，吳人，其所採集自當以吳中山歌爲多；然如卷七櫻桃之『三十六個櫻桃安東紅籃裏』，卷八跼勿着之『連忙趕搭出去』，則明是浙東人口吻，固不限吳中一隅也。卷七篤癡注『此歌聞之松江傅四』，夢龍此書似皆得諸民間；然卷一捉奸第三首注云：『此余友蘇子忠新作。子忠篤士，乃作此異想，文人之心，何所不有』，則有非民間之作品矣；卷九破駝帽歌注云：『遊翰瑣言尙有破駝襪歌，無味，故不錄』，則兼采他人之著述矣。

山歌，蓋竹枝柳枝之流也，故大都七言四句，惟或添襯字耳。最古者，如清周祥鉅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卷六十三引元南戲蘇武牧羊記二曲云：

天上的婆婆什麼人栽？九曲的黃河什麼人開？什麼人把住三關口？什麼人和和北番的來？

天上的婆婆李太白栽。九曲的黃河老龍王開。楊六郎把住三關口。王昭君和和北番來。

原題作回回曲，實今之對山歌也。曩嘗輯錄明傳奇中之山歌，所得頗夥，其體式亦大致與此相同。此書所收，卷一至六爲四句體；卷七至九爲雜體，然除去賓白曲子，則大都仍四句體也；益可證前言之不謬矣。惟卷十桐城時興歌，除末一首外，均爲五句體，自當別有所本也。江蘇歌謠集，江北一帶猶多此體，往嘗疑之。今乃知蘇皖相鄰，又同處大江以北，淵源有自，固非憑空杜撰者耳者。

此書不特示人以明代山歌之真面目而已，且可考見語言習俗焉。如：

『虧』叶『區』。(卷二推注)

『大』叶『惰』。(卷三老公小注)

『大』叶『馱』；『擊』叶『記』。（又大細注）

『蕊』，俗音『女』。（卷四姑嫂注）

『滴』叶『帝』。（卷五飾油注）——以上方音

『逼疽疽』，吳語小貌。（卷三老公小注）

『箇星』，吳語猶云『這仲東西』也。（卷七借箇星注）

吳俗相呼曰『會』。（卷八湯婆子竹夫人相罵注）

吳語再醮曰『左嫁人』（卷九鞋子注）

吳語謂沒正經曰『趙』。（又魚鬆婦打生人相罵注）——以上方言

他若銀子曰『放光』，曰『白臉』，光棍曰『光斯欣』，錢有『黃邊』，紙有『包扎』，有『嘉靖薄光』，則市語也：『黃連抹子猪頭苦惱子』，『雞塌艸庵成弗得守』，『月亮裏提燈空掛明』，則縮脚韻語也：此皆關於語言者也。如：

喫你好像煎退藥查攔路倒。（卷三冷）

可見藥渣經人踐踏能使疾病速愈之風，明代已然矣。

你搭自弗小心喫個白日撞偷子物事，你再去請子個天地，紮子箇草人，糴子箇黃豆，也來打箇奴身，打得百踐粉碎。（卷九鑊子）

此風江浙間猶有行之者；其他民間瑣碎生活可考者頗多：此皆關於習俗者也。尤奇者，其單詞雙語，如呼『皆』爲『儕』，呼『將』爲『捉』，稱紙曰『紙糊頭』，稱鬪蟋蟀之籠曰『尺』，往往與吾鄉言語相合，則吾鄉自應屬諸吳語區域也。

清人歌謠書藉之流傳者，若白雪遺音，若霓裳續譜，均北地之曲；若粵風，則又南國之歌；吳語區域獨無之。今此書不特專采吳歎，且出諸明人之手，自當遠駕前舉諸書而上之，誠治民俗學者之瓊寶矣。

二十三年九月，平湖錢南揚跋，時客杭州。

跋

廿三年春，與苗子偶在傳經堂瀏覽舊書，忽檢得墨憨齋山歌十卷，愛不忍釋，卽以重價易之。按墨憨齋，爲明末才子馮夢龍室名。以子所知，其著作有墨憨齋傳奇，如萬事足，雙雄記等等，至今尙流傳人間。其他有智囊，情史，醒世恆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等，筆調均茹諷茹刺，極端表現其憤世嫉俗，放蕩不羈之個性。此山歌原，名童癡二弄，其前尙有掛技兒一種，未見，子僅得浮白主人選本，所錄均係田夫邨婦私情歌謠。雖有失中國詩人傳統思想，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旨，然抒情真摯，音調自然，究爲人間至文也。序謂「世但有假詩文，而無假山歌」，誠慨乎言之。至於藉此以考當時語言風俗，則又在乎讀者其人矣。子以私藏埋沒爲可惜，遂付諸傳經堂主人朱瑞軒君印行，以廣傳播。如譏爲誨淫，子不復辯矣。汪彞據跋於案牘紛紜之室。

敬山歌

書契以來，代有謠謠，太史所陳，並稱風雅，尙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而民間性情之響，遂不得列于詩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口寄興之所爲，薦紳學士家不道也。唯詩壇不列，薦紳學士不道，而歌之權愈輕，歌者之心亦愈淺；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譜耳。雖然，桑間濮上，國風刺之，尼父錄焉，以是爲情真而不可廢也。山歌雖俚甚矣，獨非鄭衛之遺歟？且今雖季世，而但有假詩文，無假山歌，則以山歌不與詩文爭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見上古之陳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間者如此，倘亦論世之林云爾。若夫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其功於掛枝兒等，故錄掛枝詞而次及山歌。

墨憨齋主人題

叙山歌

書契以來、代有詞誥、太史所陳、並稱
風雅、尚矣、自楚騷、唐律、爭妍競暢、
而民間性情之覺、遂不得列于詩
壇、於是別之曰山歌、言田夫野豎、矢
口寄興之所為、薦紳學士、家不道



山歌一

私情四句

○ ○ 笑

東南風起打斜來，好朶鮮花葉上開。
後生娘子家沒要，嘻嘻笑裏來。

凡生字，聲字，爭字，俱從俗談，叶入江陽韻，此類甚多，不能備載。吳人歌，吳聲，諸打毛拋錢，一方之戲，正不必如欽降文規，須行天下也。

○ 駁

山歌一

私情四句

一六

童癡二弄

山歌

墨憨齋主人述

卷一私情四句

笑

看計二條

弗駁

做人情

熬

作難

模擬

月上計二條

走

駿

駮計四條

學樣

無郎計二條

尋郎

等計二條

次身

引計二條

半夜

娘咳嗽

瞞娘 計二條

扯布裙

乖

看星 計二條

娘打 計三條

瞞夫 計二條

打雙陸

瞞人 計四條

贈物 計二條

捉奸 計三條○首條附補意二條

捉頭

失籍

孕 計七條

不孕 附番案一條

卷一私情四句

姐兒生得 計九條

捉蜻蜓

穿紅

穿青

有心 計三條○第二條附補意一條

偷 計四條○第三條附番案一條

保佑

研光

乾思

打人精

撒青 計二條

推 計二條

春畫

貪花

採花

花蝴蝶

身上來

跳窗盤

同眠

詐睏 計二條

五更頭

弗還拳

床沿上

本事低

後門頭

醉公床

立秋

睏得來

專心

訴

奢遮

唱

長情 計三條

卷三私情四句

怨曠 計二條

一邊愛 計二條

冷 計二條

隙

弗到頭

重往來

別 計二條

哭 計二條

送瓜子

隔 計三條

無老婆

交易

盤問

拆帳

做身分

送郎 計四條

久別

舊人

思量

嫁

怕老公

新嫁

老公小 計三條

大細

卷四私情四句

姓 計二條

被席

出

新

要

比

會

後庭

多 計三條

兩郎 計三條

兄弟

婢

姑嫂 計二條

娘兒 計二條

伯姆

姐妹

阿姨 計三條

補肩頭 計二條

暴後生

卷五 雜咏四句

親老婆

月子彎彎

飾油

毡氈困兒

風響

麻

孝

大人家阿嫂

爭 計五條

老人家 計二條

和尚

鄉下人

毡灰姐兒

娉童 計二條

醜婦

鬍子

大人家阿姐 計二條

闕

瘦妓

壯妓

大脚妓 計二條

揀孤老

八十婆婆

騙

殺七夫

小家公

洗生姜

烏龜

私情報

美妻

唱山歌 計二條

卷六咏物四句

風 計二條

花

硯

筆

棋 計二條

雙陸

骰子 計二條

投壺

毬

鷓子

荷包

帳

珠

算盤

消息子

網巾圈

計二條

糞箕

蠟燭

走馬燈

茶注

捷踢

香筒

氈條

睡鞋

海青

釐等

扇子

夜壺

煙條

燈籠

筴

酒鍾

攢盒

鼓

爆杖

流星

傘 計三條

墨斗

弔桶

糞子

饅頭 計二條

麵筋

荸薺 茨菇

香圓

茶

梅子

茄子

夜合花

葵花

蟋蟀

跋弗倒

松 計三條

蓬

釣魚鬆

魚

鼠

卷七 私情雜體

薦瘞

田雞

上橋

擺祠堂

借箇星

喫櫻桃

松梢窠

約

咒罵

敲門

後庭心 計二條

釘鬼門

小囚兒

老阿姐

操琴

綽板

象棋

黃瓜

鋸子

窠窠

卷八 私情長歌

丟磚頭

松

蒸籠

求老公

湯婆子竹夫人相罵

老鼠

歪纏

卷九雜咏長歌

陳媽媽

鞋子

燒香娘娘

山人

田

木梳

鑽子

竹夫人

籠燈

腳弗着

門神

鑊子

破踪帽

魚松婦打生人相罵

卷十 桐城時興歌

鞦韆

素帕

葫蘆

劍

筆

木梳

西瓜

茶

塔

猜拳 計二條

天平

燈籠

燈影

鞋

新月

搖頭

調心

戀

丟

送郎 計二條

募緣

三秀才

山歌目錄終

山歌一 私情四句

笑

東南風起打斜來，好朵鮮花葉上開。後生娘子家沒要嘻嘻笑，多少私情笑裏來。

凡生字，聲字，爭字，俱從俗談叶入江陽韻。此類甚多，不能備載。吳人歌吳，譬諸打瓦拋錢，一方之戲，正不必如欽降文規，須行天下也。

睃

思量同你好得場，弗用媒人弗用財。絲網捉魚盡在眼上起，千丈綾羅梭裏來。

笑不許，睃不許，只此便是「周南」「內則」了。

『眼上起，梭裏來』，影語最妙，俗所謂雙關二意體也。唐詩中如『春蠶到死絲方斷，蠟燭成灰淚始乾』之類，亦卽此體。又余幼時聞得「十六不諧」，不知何義；其詞頗趣，并記之。一不諧，一不諧，七月七夜裏妙人兒來；呀，正湊巧，心肝愛。二不諧，二不諧，御史頭行肅靜牌；呀，莫側聲，心肝愛。三不諧，三不諧，瞎眼貓兒拐鷄來；呀，笨得緊，心肝愛。四不諧，四不諧，姐在房中喫螃蟹；呀，縮縮腳，心肝愛。五不諧，五不諧，三歲孩兒搔背來；呀，再上些，心肝愛。六不諧，六不諧，珊瑚樹兒玉瓶裏栽，呀，輕輕放，心肝愛。七不諧，七不諧，外科先生用着鷄蛋來；呀，不要臊，心肝愛。八不諧，八不諧，扳繪老兒上釣臺；呀，曲曲背，心肝愛。九不諧，九不諧，叫化老兒上松偷木柴；呀，急急抽，心肝愛。十不諧，十不諧，酒醉人兒坐險崖；呀，莫要動，心肝愛。十一不諧，十一不諧，碗碰人兒上戲臺；呀，要得好，心肝愛。十二不諧，十二不諧，算命先生叫怪哉，呀，死了罷，心肝愛。十三不

唳，本當
作又，今
姑從俗，
下同。

諧，十三不諧，搬碗碟的人兒慢慢來；呀，不要丟，心肝愛。十四不諧，十四不諧，耶在河邊等舡來；呀，渡了罷，心肝愛。十五不諧，十五不諧，耍孩兒撞落油瓶蓋；呀，淌出來，心肝愛。十六不諧，十六不諧，鸚哥兒飛上九層臺；呀，下來罷，心肝愛。

看

小年紀後生弗識羞，擲了走過子我裏門前唳轉頭。我裏老公谷碌碌介雙眼睛弗是清昏箇，你要看奴奴那弗到後門頭？

好雙谷碌碌眼睛，只顧其前，不顧其後，

又

姐兒窗下鑪鴛鴦，薄福樣耶君搖松正出浜。姐看子耶君針擲子手

，郎看子嬌娘鬆也橫。

騷

青滴滴箇汗衫紅主腰，跳板上攔干耍樣嬌；搭棚水鬢且是搵得恍，仔細看箇小阿姐兒再是羊油成塊一團騷。

一云，『東南風起發跑跑，箇星新結識箇私情打搬得喬。絨帽上簇花氈賣情，外江鬆裝貨滿風捎』，亦意同。

又

真當騷，真當騷，大門閣落裏日多闌介兩三遭。小阿奴奴好像寺院裏齋僧來箇便有分，我情郎好像撐鬆哥各人有路各人搖。

又

真當騷，真當騷，大門前冷眼捉人瞧。姐兒好像杭州一雙木拖隨人套，我情郎好像舊相知飯店弗侖招。

又

姐兒心痒捉郎瞧，我郎君一到弗相饒。船頭上火燭直燒到船艙裏，虧子我郎君搭救子我箇艚。

弗騷

出名虎丘山到弗高，第一等快艚到弗是搖。有意思箇拳師弗動手；會偷漢箇娘娘到弗騷。

弗騷處，正不可及。理會得着，便覺騷者無味。

學樣

儕，坊本
用才，俗
語。

對門隔壁箇姐兒儕來搭結私情，擲得教奴弗動心。四面桃花我看
子多少箇樣，擲教我旋絕豁浴一身青。

偏是此樣，一學就會。

做人情

二十去子廿一來，弗做得人情也是駭。三十過頭花易謝，雙手招
郎郎弗來。

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此歌大可玩味。

無郎

姐兒立在碧紗窗，眼觀孤鴈好恹惶。黃連抹子豬頭苦惱子，好像
箇敗落山門無子廊。

又

西風起了姐心悲，寒夜無郎喫介箇虧。羅裏東村頭西郵頭南北兩
橫頭二十後生閒來搭，借我伴過子寒冬還子渠。

一云，『開門看見雪花飛，夜冷天寒牽繫子渠。綿被三重遮弗得我箇冷，只要我
裏情郎熱肚皮』，亦可。

熬

二十姐兒鬪弗着在踏床上登，一身白肉冷如冰。便是牢裏罪人也
只是箇樣苦，生炭上薰金熬壞子銀。

吳歌入銀
同音。

尋郎

搭郎好子喫郎虧，正是要緊時光弗見子渠。囉裏西舍東隣行方便
箇老官悄悄裏尋箇情哥郎還子我，小阿奴奴情愿熱酒三鍾親遞渠。

作難

今日四，明朝三，要你來時再有介多呵難。姐道郎呀好像新筍出
頭再喫你逐節脫，花竹做子繒竿多少班。

等

姐兒立在北紗窗，分付梅香去請郎，泥水匠無灰磚來裏等，隔窗
趁火要偷光。

又

拔音班。

梔子花開六瓣頭，情哥郎約我黃昏頭。日長遙遙難得過，雙手扳窗看日頭。

模擬

弗見子情人心裏酸，用心摸撥一般般。閉子眼睛空親箇嘴，接連叫句『俏心肝』。

是真境，亦是妙境。

次身

姐兒心上自有第一個人，等得來時是次身。無子餽飽麵也好，捉渠權時點景且風雲。

點景時第一箇人何在？

月上

約耶約到月上時，擲了月上子山頭弗見集。喫弗知奴處山低月上得早，喫弗知耶處山高月上得遲？

又

約耶約到月上天，再喫個借住夜個閒人擔子大門前。你要住奴個香房奴情願，甯可小阿奴奴翻在大門前。

姑蘇李秀才，貧而滑稽，新冬攜一僕就試崑山，黑夜無依，徬徨行路。偶見小門微啓，趨入求宿，主婦以獨居堅却。李哀懇益力，主婦怒，走入。李竟閉門，憩小櫃上。頗聞主婦詈語，亦不復顧。少頃寂然，而凍餒無聊，久不成寐。忽聞戶外彈指聲，不敢應；已而漸急，乃啓門一線，而手持伺之，則男子致豚蹄一盃也。

。曰，「暫往攜酒，姑少待我。」無何，酒至，極煖。李取酒，便欲掩門，而男子一足已入。李極力闡之，男子竊竊語甚絮，復取李手按其陽，翹然如植鐵，明其急也。李不覺情動，忽舉，亦以男子手按之。男子驚而逸，李取酒肉與僕潛啖飽睡。天小明便去，尚以錫壺及孟付酒家治朝饗云。

奇事！

引葉平聲

郎見子姐兒再來搭引了引，好像銅杓無柄熱難盛。姐道我郎呀，磨子無心空自轉，弗如做子燈煤頭落水側聲能。

引，舊作殷，欠通。今從引，而以平聲爲土音，甚妥。

又

爹娘教我乘涼坐子一黃昏，只見情郎走來面前來引一引。姐兒慌

忙假充螢火虫說道「爺來裏娘來裏」，唬怕情哥郎去子喝道「風婆婆且在艸裏登」。

『螢火虫，娘來裏，爺來裏，搓條麻繩縛來裏』，及『風婆婆草裏登，喝聲便起身』，皆吳中相傳小兒謠也。

走

郎在門前走子七八遭，姐在門前只捉手來搖。好似新出小鷄娘看得介緊，倉場前後兩邊傲。

一云，『結識私情隔條橋，對門酒店兩邊標。黃拍皮做子酒標標得奴肚裏介苦，百萬倉相對兩邊廠。』

半夜

姐道我郎呀爾若半夜來時沒要捉個後門敲，只好捉我場上鷄來拔子毛。假做子黃鼠郎偷鷄引得角角哩叫，好教我穿子單裙出來趕費貓。

娘咳嗽

結識私情窗裏來，喫娘咳嗽捉驚駭。灘塌草庵成弗得個寺，何仙姑丫髻兩分開。

瞞娘

阿娘管我虎一般，我把娘來鼓裏瞞。正是巡檢司前失子賊，枉子弓兵曉夜看。

近來弓兵慣與賊通氣，正恐學阿娘樣耳。

又

昨夜同郎做一頭，阿娘翻在腳根頭。姐道郎呀，揚子江當中盛飯輕輕哩介鏟，鐵線升粗慢慢裏抽。

扯布裙

姐在衙堂走一遭，喫情哥郎扯斷子布裙腰。親娘面前只說肚裏痛，手心捧住弗伸腰。

乖

娘又乖，姐又乖，喫娘捉個石灰滿房篩。小阿奴奴揀得歇郎上床歇下地，兩人合着一雙鞋。

看星

姐兒推窗看個天上星，阿娘嘆認道約私情。好似漂白布衫落在油缸裏，曉夜淋灰洗弗清。

又

小阿奴奴推窗只做看個天上星，阿娘就說道結私情。便是肚裏個蠅虫無介得知得快，想阿娘也是過來人。

娘打

喫娘打子哭哀哀，嘆見情郎跌搭來。黃絲草無根天養活，荷花藕裏藕鬆來。

是惹禍太歲，又是散悶冤家。

又

喫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來。汗衫累子盡糟拚得洗，連底糊膠打弗開。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又

喫娘打子喫娘羞，索性教郎夜夜偷。姐道郎呀，我聽你若學子古人傳得個風流話，小阿奴奴便打殺來香房也罷休。

瞞夫

急水灘頭下斷簾，又張蟹丫又張鱗。有福個情哥弗知喫子阿奴個
多少團臍蟹；我個親夫弗知喫子小阿奴奴多少鰻。

又

姐聽情哥拍面來，再喫我裏親夫看見子丫兩分開。小阿姐兒好像
喫子黃豈大青梅當弗得酸溜溜又介苦；我郎君好像冷飯無茶噎噎
裏介來。

打雙陸

姐兒窺下織白羅，情郎搭子我裏個人打雙陸。只聽得我裏個人口
裏說道把住子門挺兩個，嚇得我滿身冷汗手停梭。

瞞人

結識私情要放乖，弗要眉來眼去被人猜。面前招見同還禮；狹路上個相逢兩閃開。

又

人人說我與你有私情，尋場相罵洗身清。你便拔出子拳頭只說打；我便手指子吳山罵洞庭。

又

姐道我郎呀，你要來時便自來，沒搭子閒人同走來。閒人便是屋頭頂上個星老鴉口，未到天明喊出來。

又

搭織子私情雪裏來，屋邊頭個腳跡有人猜。三個銅錢買雙草鞋我裏情哥耶顛倒着，只猜去子弗猜來。

贈物

細識私情人弗覺鬼弗知，再來綠紗窗下送胭脂。仰面掃塵落來人眼裏；算盤跌碎滿街珠。

又

結識私情人弗覺鬼弗聞，再來綠紗窗下送汗巾。壽器上剝灰村露布；老陰陽到處說新墳。

捉奸

鹽事之鹽
識如俗呼
間字音。
授記如限
打之類。
優音優。

結識私情未曾會，外頭嘆話捉奸情。歪嘴油瓶墜子個口弗好；聽
臭泥出弗得好香菱。

一云「眉來眼去未着身，外頭嘆要捉奸情。典當內無錢囉弗說我搭你有，月亮裏
提燈空掛明」，亦可。

弱者奉鄉鄰，強者罵鄉鄰，皆私情姐之爲也。因製二歌：歌之一云，「姐兒有
子私情忒忒能，無茶有水奉鄉隣。巡鹽箇衙門單怕得渠管鹽事，授記箇梅香賠小
心」。一云，「憤說嘴箇婆娘結識子人，防別人開口先去罵鄉鄰。六月裏天光弗
怕掀箇凍瘡腰，行兇取債再是討銀精。」

又

捉賊從來捉個賊，捉奸個從來捉個雙。姐道郎呀，我聽你并膽同
心一個人能介好，羅怕聞人捉耍雙！

又

古人說話弗中聽，擲了一個嬌娘只許嫁一個人、若得武則天娘娘
改子個本大明律，世間囉敢捉奸情！

此余友蘇子忠新作。子忠篤士，乃作此異想，文人之心何所不有！

捉頭

姐聽情郎剛上得樓，弗知個星閒神野鬼囉裏聽着子了嘍把住後門
頭；搨破子個燈籠個個眼裏火；憤賭囊家要捉頭。

鑿音忽。

失寤

昨夜同郎說話長，失寤直翻到大天光。金瓶兒養魚無出路；鴛鴦

號音荒。

鴨蛋兩邊騰。

孕

結識子個私情又怕外人猜，路上相逢兩閃開。姐道耶呀，我聽爾生牛皮做子汗巾無人拭得破，只怕鳳仙花子綻笑開來。

又

來一遭，摸一遭，看看短子布裙腰。只有『孕』字寫來弗好看，裏頭子大奶頭高。

又

路來行來逐步移，腹中想必有蹺蹊。穀雨下秧傳子種，六月裏個

教苗滿肚鉅。

又

眼淚汪汪哭向郎，我喫腹中有孕要人當？
娵婆樹底下乘涼奴踏月，水漲船高難隱藏。

又

姐兒肚痛呷姜湯，半夜裏私房養子個小孩郎。
玉指尖尖抱在紅燈下看，半像奴奴半像郎。

又

情哥傳下小風流，羅帳裏無郎教我擲亨留！
蒲蓆包來對子荷花池

裏只一丟，思量幾遍跌心頭。

又

姐兒囑付小風流，只有喫個羅帳裏無郎弗好留。你打聽得情郎聽
我有個成親日，依先到我腹中投。

不孕

結識私情賽過天，弗曾養得介個男女接香烟。好像石灰鬆上平基
板，常堂堂白過子兩三年。

常堂堂白過子兩三年，並無疤癩惹人憐。世間喫弗斷絕子風流種，何消得男女接
香烟！

山歌二 私情四句

姐兒生得

姐兒生得好身材，好似薦糶舫滿未曾開。郎要纏時姐要糶，孫筒打進裏頭來。

又

姐兒生得好像一朵花，喫郎君扳倒像推車。猪油煎子麪船壘子我，村前孝子滿身麻。

又

姐兒生得像朵花，十字街頭去買茶。姐兒道賣茶客人爾弗要撥個

棍杖硬梗屑來我，連起子羅裙憑你極。

又

姐兒生得有風情，枕上相交弗老成。小阿姐兒好像五夏六月個星
長腳花蚊子，咬住子清郎嗚嗚能。

又

姐兒生得眼睛鮮，鐵匠店無人奴把鉗。隨你後生家性發銅能介硬
，經奴爐竈軟如綿。

又

姐兒生時滑油油，遇着子清郎就要偷。正像個柴礮上火燒處處着

，葫蘆結頂再是團圓頭。

又

姐兒生得好個白胸腔，情郎摸摸也無妨。石橋上走馬，畜得儕記認；水面砍刀無損傷。

又

誤漂。
姐兒生得俊俏又尖酸，郎去料窠喫窠釘子介個眼睛拳。郎道姐兒呀，活潑潑個鯉魚弗要跌殺子了賣，要銅錢及早傍新鮮。

又

姐兒生得窈窕羣，喫郎君纏住一黃昏。好似橄欖上僉皮，捨弗得個

青肉去，海獅縮縮再親親。

捉蜻蜓

姐兒生來骨頭輕，再來浮萍草上捉蜻蜓。浮萍草翻身落子水，想阿奴奴原是個下頭人。

穿紅

姐兒生性愛穿紅，紅裙紅襖紅抹脣。小阿奴奴好像元宵夜裏個面花匡鼓，黃昏頭就要播介兩三通。

穿青

姐兒上穿青下穿青，只有腳底下三寸弓鞋也是青。小阿奴奴上青

下青青到底，見子我那君俏麗一時渾。

有心

郎有心，姐有心，思量無處結同心。好像雙耕板壁眼對子眼，蠟燭上無油空費心。郎有心，姐有心，屋少人多難近子個身。胸前頭個鏡子心裏照，黃昏頭團子夜頭滅。郎有心，姐有心，囉怕人多屋又深。人多難有千隻眼，屋多難有万重門！

結識私情只要自卽恰，別人囉個能當心。憑你千隻眼只要瞞得兩隻眼；千重門只要進得一重門！

偷

東南風起響愁愁，郎道十六七歲個嬌娘那亨偷？百沸滾湯下弗得

鬚如猛字，音俗。

手；散線無針難入頭。姐兒聽得說道弗要愁，趁我後生正好偷。僖了弗捉滾湯侵杓水，拈線穿針便入頭？

又

姐兒梳個頭來漆梳能介光，辦人頭裏腳撩郎。當初六道郎偷姐，如今新泛頭世界姐偷郎。

姐兒梳個頭來漆碗能介光，鄰你臘月裏個醃魚能在行。更個枕水鬢梳來就是掛個招牌無兩樣，何消喫用腳撩郎！

又

結識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當。拚得到官雙膝饅頭跪子從實說，咬釘嚼鉄我偷郎。

此姐大有義氣。

保佐

二月裏菜花到處黃，公婆兩個去燒香。癡烏龜口裏啞嚶嚶介通陳
只捉家婆來保佐，囉道家婆嘿測測保佐自憤郎。

真正癡烏龜！

研光

姐兒兒子有情郎，好似雲遊僧投飯入齋堂。嗟像染坊店裏畫石食
色魂，研子多多少少光。

乾思

見郎俊俏姐心癡，擲得同床合被時。虫蛙子蝗魚空白煮；出銅鏡

子是千絲。

一云，「井面上開花井底下紅，篋絲籃吊水一場空。梭子裏無絲空來往，有針無線枉相逢。」又云，「郎看子姐了姐看子郎，四眼相關難抵當。好似板門上門神空成對，早秋迷露弗成霜。」俱同意。

打人精

姐見子郎來駱駝裏介弗起身，你再像寺裏金剛假大人。館驛裏鋪陳知道你接子多少客，積年皂隸打人精。

一云，「姐兒生來鳳凰眼入哥聲，悠悠拽拽引郎君。郎道姐兒你是酒店裏壺瓶着子多哈人箇手，試金石身小倒是識人精」，大意同。

撇青

姐見郎來便閃開，俯個人前耍賣乖。郎道姐兒呀，涇龔褲種火湯
湯裏煨着子你，只怕雨打泥牆自倒來。

一云，「姐兒年少花未開，見子恍水鬢箇情郎頭弗擡。郎道姐兒呀，我是西瓜皮
種火務要慢慢裏煨着子爾，只教爾雨落裏打牆蘇下來」，大意同。

一云，「容貌嬌恣奴奪魁，同郎有意只無媒。爾是站塢踏車逐脚上，水濕籠糠慢
慢煨」，亦可。

又云。「郎道姐兒，世間宜假不宜真，薄薄裏推來又一層。盤古以來也是有數箇
三貞并九烈，近來能有幾箇得身清！」

又

姐見郎來推轉子門，再來門縫裏張來門縫裏聽。郎道姐兒呀，你
好像絨帽子風吹氈做勢，過熟黃梅賣甚青！

虧叶區

推

喫子你個虧，喫子你個虧，袂港裏撐熱擲了有介多呵推？冷飯糲
糊窗少弗得喫我黏上子，綿布棚篩獨睥眼下遲。

又

百計千方哄得姐走來，臨時上又只捉手推開。耶道姐兒呀，好像
新打個籬笆箇一夾得介緊，生毛桃要啣教我擲亨拍開來？

正是妙境。

春畫

姐兒房裏眼塵燼，偶然看着子介本春畫了滿身酥。箇樣出套風流

家豈儕有來奴肚裏，擲得我郎來依樣做介箇活春圖？

貪花

新做頭巾插朵花，姐兒看見就捉手來拿。拿花弗着喫郎摸子妳，
郎貪白妳姐貪花。

第二句舊云「貪花阿姐再捉手來拿」，不如留在末句說出有味。

採花

隔河看見野花開，寄聲情哥郎聽我採朵來。姐道郎呀，你採子花
來小阿奴奴原捉花謝子你，決弗教郎白採來。

真是貪花阿姐！

花蝴蝶

自靠妝臺手託腮，思量情意得場呆。姐道郎呀，你好像後園中一箇花蝴蝶，採子花心便弗來。郎道姐兒呀，我也弗是採子花心便弗來，南邊喫有一枝開。我今正是花蝴蝶，處處花開等我來。

身上來

年當梅，月當炎，撞着子情郎正遇巧身上來。郎做子巡檢司門前一箇朱紅棍；姐做子池裏鮮魚穿子腮。

跳窗盤

月夜無眠思想箇郎，我郎君忽地跳窗盤。郎是象牙梳兒撩得奴箇髮；奴是低襟頭短褲要郎鑽。

同眠

昨夜同郎一處眠，喫渠掀開錦被捉我腳朝天。小阿奴奴做子深水裏螞蝗只捉腰來扭；情哥郎好似邊江鯰閩淺只捉後艚掬。

詐睏

應騰翻覺我郎來，假做番身仰轉來。郎做子急水裏螞蝗只捉腰來倒下去，姐做子船底下冰排疊起來。

又

姐兒做勢打呼屠，憑郎君伸手滿身搗。情哥郎好像窮老人箇頭巾只一頂，小阿姐兒再像牛奶奶洗浴滿身酥。

五更頭

姐聽情哥郎正在床上哮喘，忽然鷄叫喚是五更頭。世上官員只有欽天監第一無見識，你做閏年閏月擲了正弗鬪子介箇五更頭？已用掛枝詞矣，戴章甫云「不妨並美」，存之。

弗還拳

昨夜同郎醉後眠，一言不合就捉我箇鬢來擗。喫渠罵子喫渠打，箇郎君好處只是弗還拳。

郎得此大賢德夫人？

床沿上

姐兒床沿上坐攏攏，與郎君好像半升魚頭只一腮。六月裏走馬陣頭雨擲了能箇易得過，網見魚來便撒開。

平時之厭物，倉卒之寶器。

本事低

結識私情本事低，一場高興無多時。姐道我郎呀，你好像箇打弗了箇宅墓未好住，惹得小阿奴奴滿身癩疥養離離。

後門頭

結識私情後門頭，地上塵糟弗好偷。姐道郎呀，你聽了弗學染坊裏漂白布兒攪腰凸肚立子了攢，馬上加鞭背後抽？

醉公床

使盡機謀妾子我裏箇郎，聽箇外婆借子醉公床。等我裏情哥郎來

上做介一箇推車勢，強如涼床口上硬彭彭。

立秋

熱天過子不覺唳立秋，姐兒來箇紅羅帳裏做風流。一雙白腿扛來
耶肩上，就像橫塘人搨藕上蘇州。

睏得來

弗貪喫着弗貪財，且喜我裏情郎睏得來。襯裏布衫擲了煞着呀；
早蠶蛾驟緊子弗分開。

專心

姐兒弗會縫繡弗補針，單單只會結私情。姐道耶呀，小阿奴奴弗

是真當非會做生活，只爲情郎怕分子心。

訴

日裏思量夜裏情，扯住情哥訴弗清。失落子金環常憶耳，我是滿頭珠翠別無銀。

奢遮

結識箇姐兒忒奢遮，聽渠嘍討荷包嘍討鞋。姐道郎呀，你五月端午先掛子荷包去，九月重陽來着鞋。

自有真趣。

送瓜子

瓜子尖尖殼裏藏，姐兒剝白送情郎。姐道耶呀，瓜仁上箇滋味便是介，小阿奴奴舌尖上香甜仔細嘗！

唱

姐兒唱隻銀絞絲，情哥郎也唱隻掛枝兒。郎要姐兒弗住介絞；姐要情郎弗住介枝。

隔

結識私情隔條浜，灣灣走轉兩三更。小阿奴奴要拔隻金釵銀釵造條私情路，嗟怕私情弗久長。

又

結識私情隔躲牆，兩邊有意弗同床。姐道郎呀，只有鐵槍磨針腳，得針變子槍，撥來小阿奴奴半夜三更掘開子牆。

又

結識私情隔條街，常堂堂伸手摸妳妹。路上行人弗好看，索性撥來合子家。

一云，『結識私情隔條街，又揸米了又揸柴。朝擔暮擔擔弗了，一性撥來合子家』，亦可。

長情

結識私情須要結識長久好私情，買肉須買坐豚精。摸奶要摸蒸餅奶，親嘴須親紅嘴唇。

又

。恩愛私情勿論年，好像春三二月輪陣苗揚花到處綿。郎道姐兒呀，長江裏拋子鐵毬我聽你滾到底；姐道郎呀，隔夜湯團我聽你也是宿水圓。

又

結識私情難起頭。起子頭來難罷休。我聽你鏡子做子枕頭明明裏介，沒要竊盜無油暗裏偷。

山歌三 私情四句

怨曠

大上星多月弗多，世間多少弗調和。你看二入姐兒縮脚翻，二十
郎君無老婆！

又

小阿姐兒無丈夫，二十後生無家婆。好似學堂門相對子箍桶匠，
一邊讀字一邊箍。

無老婆

別人笑我無老婆，你弗得知我破飯籬淘米外頭多。好像深山裏野

雞隨路宿，老鴉鳥無窠到有窠。

一云，「別人笑我無老婆，破籬淘米外頭多。未到黃昏弗敢走，間邊拽拽箇邊拖」，更可笑。

一 邊愛

郎愛子姐哩姐弗愛箇郎，單相思幾時得成雙。郎道姐呀，你做着弗着做箇大人情放我在腳跟頭。翻介夜，情願撥來你千惜萬厭到天光！

只要我愛他，那要他愛我。我愛我受用，他愛受用我。

又

郎弗愛子姐哩姐愛子郎，單相思幾時得成雙。小阿叔叔拚得箇老

面皮聽渠勾搭句話，若得渠答應之時好上椿。

交易

郎愛子姐哩姐嘆愛子郎，偷情弗敢明當當。姐有親夫郎有眷，何弗做場交易各成雙？

這場交易，誰做中人？

冷

姐道郎呀，我當初結識你哈裏好像寶和珍，轉問轉了你冷如冰。我好像裱襪店裏箇蛀虫喫子別人多少晝，新妝塑箇天尊受子多少金。郎道姐兒呀，我當初結識你哈裏真當寶和珍，轉問果係冷如冰。喫你好像煎退箇藥查攔路倒，月裏箇孩童弗揀人。

上二句，或云「當初捉你扇面上貼金金上金，鄒間搭你水面上結冰冰上冰」，亦佳。

一云，「姐道郎呀，我當初結識你指望心對心，纔得知是黃梅天水發一時渾。你是暗信裏潮來捉弗得多呵准，夏天雨落隔田疇」，亦可。

盤問

姐兒說話弗到家，喫郎君盤問只捉指頭牙。姐道郎呀，我是鉛彈打人銃口出，小囡兒家踏水暫時車。

隙

一雞死子一鷄鳴，離見無鷄脰殺子人。你情願充軍旗下立，小阿奴奴弗來搭強求人！

拆帳

浪搭私情三四春，一場喫醋走進子是非門。姐道郎呀，過子半重陽蚊子口開花我聽你拆帳罷，叫化和尙口裏念箇要正經？

弗到頭

結識私情弗到頭，扯破情書便罷休。百腳旗上火發竿着子，有壺無箭儻來投？

做身分

千言萬語儻丟開，教你來時只是弗肯來。搭爛子黃蕊我箇心還在，擲了有你介箇做身分臭天災？

重往來

言三語四說弗開，弗如關子大門床上來。糊破子繡毯被子齒口氣，新砌街兒重往來。

送郎

燈音燈

送郎出去並肩行，娘房前燈火亮燈燈。解開襖子遮郎過，兩人并做子一人行。送郎送到灶跟頭，喫郎踢動子火叉頭。娘道丫頭要箇響，小阿奴奴回道燈臺落地狗偷油。送郎送到屋簷頭，喫郎踢動子石磚頭。娘道丫頭要箇響，小阿奴奴回道是蛇盤路。把落洋溝。姐送情哥到半場，門前狗咬兩三聲。小阿奴奴玉手親拖住子金絲狗，莫咬子我情哥驚覺子娘。

別

別子情郎送上橋，兩邊眼淚落珠拋。當初指誓杭州陌紙合一塊，鄰間拆散子黃錢各自飄！

又

滔滔風急浪朝天，情哥郎扳棹要開舡。挾絹做裙郎無幅，屋簷頭種菜姐無園。

久別

情哥郎春天去子不覺嘆立冬，風花雪月一年空。姐道郎呀，你好像浮麥牽來難見麵，厚紙糊窗非透風。

哭

姐見子郎來哭起來，擲了你多時弗走子來？來弗來時回絕子我，省得我南窗夜夜開。

又

姐兒哭得悠悠咽咽一夜憂，擲了你恩愛夫妻弗到頭？當初只指望山上造樓樓上造塔塔上忝梯升天同到老，如今箇山迸樓攤塔倒潚橫便罷休！

舊人

情郎一去兩三春，昨日書來約道今日上我箇門。將刀劈破陳桃核

，霎時間要見舊時仁。

一云，「姐兒說向我耶聽，我聽你也是隔年桃核舊時仁。爾沒要做子桑葉交秋弗採子我，囉匡爾再是黃梅天日出弗長晴。」

思量

弗來弗往弗思量，來來往往掛肝腸。好似黃柏皮做子酒兒呷來腹中陰落落裏介苦，生吞蜚蟻蟹爬腸。

嫁

嫁出囡兒哭出子箇浜，掉子村中恍後生。三朝滿月我搭你重相會，假充娘舅望外甥。

娘舅使可免物議，堪爲歐文忠公解嘲。

怕老公

丟落子私情喫弗通，弗丟落箇私情喫介怕老公。甯可撥來老公打子頭，寧捨得從小私情一旦空！

新嫁

姐兒昨夜嫁得來，情哥郎性急就忒在門前來。姐道郎呀，兩對手打拳你且看頭勢，沒要大熟牽龔做出來！

老公小

老公小，箇疸疸，馬大身高郎亨騎？小鬆上槽人搖子大鬆上槽，正要推扳忒子臍。

大叶惰。
扳音班，
挽也。

「逼疽疽」，吳語小貌。

又

老公小，逼疽疽，劣馬無繮擲亨騎？水漲船高只喫竹竿短，何曾
點着下頭泥！

又

老公小，弗風流，只同羅帳弗回頭。搭宅基一塊好田只喫你弗會
種，年年花利別人收。

大細

姐兒養箇大細忒喇茄，喫箇情哥郎打子兩擊大背花。常言道踏子

大叶馱。
擊叶記。

爺床便得親娘叫，難道我踏子娘床弗是你搭爺！

這箇名分正不成，胡亂些罷！大細，兒女之稱。喇茄，猶云怠慢。

山歌四 私情四句

姓

郎姓齊，姐姓齊，贈嫁箇丫頭也姓齊。齊家囡兒嫁來齊家去，半夜裏番身齊對齊。 郎姓毛，姐姓毛，贈嫁箇丫頭也姓毛。毛家囡兒嫁來毛家去，半夜裏番身毛對毛。

被席

紅綾子被出松江，細心白蓆在山塘。被蓋子郎來郎蓋子我，蓆襯子奴來奴襯子郎。

出

當官銀匠出細絲，護短爺娘出俊兒，道學先生口裏出子孔夫子，情人眼裏出西施。

情眼出底纔是真正西施，假使西施在今反未必會好也。卽如孔夫子，當時削迹伐木，受盡苦楚，比得道學先生口裏說得去，行得通否？

新

新種茵苳菇弗長得根，新開麵店弗會裏餛飩。新出景箇闕客還漲紅子臉，邇了新開章阿姐會尋人？

要

卽種荷花姐要蓮，姐養花蠶卽要綿。井泉吊水奴要桶，姐做汗衫卽要穿。

比

憑你春山弗比得姐箇青，憑你秋波弗比得姐箇明，憑你夜明珠弗比得姐箇寶，憑你心肝弗比得姐箇親！

有舟婦製勸郎歌頗佳，因附此。勸郎莫愛溪曲曲，一棹沿河，失却清如玉。奴有秋波湛湛明，靚郎無轉矚。勸郎莫愛兩重山，帆轉山迴，霎時雲霧間。奴有春山眉黛小，憑郎朝夜看。勸郎莫愛杏遮初，雨餘紅褪，點點逐春潮。郎試倩歌奴小飲，腮邊紅暈鏡。勸郎莫愛檣烏啼，烏啼啞啞，何曾心向誰。奴爲郎啼郎弗信，驗取舊青衣。勸郎莫愛維艸柳，颺亂飛花，故撲行人首。奴把心情緊緊拴，爲郎端的守。勸郎莫愛湖心月，短檠輕橈，攪得圓暈缺。奴願團圓到白頭，不作些時別。勸郎莫愛汀洲雁，一篙打起，嘹唳驚飛散。縱有風波突地邪，奴心終不變。

會

鐵店裏婆娘會打釘，阜隸家婆會捉人，外郎娘子會行房事，染坊店裏會撇青。

第三句或作『打生缸上姐兒會弄烏』，亦可。

一云，『染坊店裏會做青，放債人家會討銀，武官衙裏出戰將，秀才娘子吃醋精。』亦好。

後庭

使得鎗兒也弄得鈍，丟得鱸魚也搗得蝦。一般道理無兩樣，在行姊妹那弗曉得後庭花

多

揚音湯，
去聲。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裏魚多水弗清，朝裏官多亂子法，阿姐耶多亂子心。

余嘗問名妓候慧卿云，「卿輩閱人多矣，方寸得無亂乎？」曰，「不也，我曹會中，自有考案一張，如捐額外者不論，稍堪屈指，第一第二以至累十，井井有序。他日情或厚薄，亦復升降其間。儻獲奇材，不妨黜陟。即終身結果，視此爲圖。不得其上，轉思其次。何亂之有！」余嘆美久之。雖然，慧卿自是作家語，若他人未必心不亂也。世間尚有一味淫貪，不知心爲何物者，則有心可亂，猶是中庸阿姐。

又

人人罵我毳千人，仔細算來只毳得五百個人。爾不見東家一個因兒，毳子一千人了得佛做，小阿奴奴一尊羅漢癡丟了。

南無黃金瑣子骨菩薩！

又

東也困，西也眠，算來孤老足三千。常言道三世修來難得一處宿，小阿奴奴是九千世修來結個緣。

兩郎

和尚相打光打光，師姑相打扯胸膛，螢火虫相打爭光起，四金剛相打爭兩廊。

又

一箇姐兒結識子兩箇郎，你來喫醋我爭光。姐道郎呀，打倒子老虎大家喫塊肉，弗如輪流更替捉箇大門看。

又

同結箇私情沒要爭，過子黃昏還有五箇更。忙月裏踏厚我聽你盛工看，兩面糖籬各自盤。

兄弟

結識子兄弟又結識子箇哥，你搭弟兄兩箇要調和。小阿奴奴有二田兒又要地，買子官窰郵少得哥。

婢

撥子了翻，勾子了眠，醒來只剩箇大缺連。姐道郎呀，好好裏被簾擲了弗肯翻，定要搭箇起纏纏丫頭地上纏？

好煞人也無乾淨，莫單說丫頭！

姑嫂

蕊，俗音
女。

姑嫂兩箇並肩行，兩朵鮮花囉裏箇強？姑道露水裏採花還是含蕊
兒好；嫂道池裏荷花開箇香。

又

結識子箇嫂喫結識子箇姑，姑娘能白嫂能烏？深山裏落葉弗要掃，
腳桶寬來只要箍。

娘兒

娘兒兩箇並肩行，兩朵鮮花囉裏箇強？因兒道池裏藕兒嫩箇好；

娘道沙角菱兒老箇香。

又

結識子因兒喫要結識子箇娘，娘兒兩箇細商量：竹筒裏點火相照管，撐弗過航松船同把浜。

伯姆

三月裏清和四月裏天，伯姆兩箇做頭眠。囉哩村東頭邨西頭頑皮後生家在我中間過一夜，分明是狹港裏撐船翻兩邊。

姐妹

姐要偷來妹喫要偷，三箇人人做一頭。好像虎面子上眼睛兩箇孔

，衝猪鬃皮匠兩邊抽。

阿姨

天上烏雲載白雲，女婿搖鬃載丈人。你搭囡兒算命箇說道青草裏
得病枯草裏死，千萬小阿姨莫許子外頭人！

又

一條浜，兩條浜，第三條浜裏斷鬃行。撇起子竹竿拔起子槽，捉
箇小阿姨推倒在後鬆倉。阿姨道姐夫呀，你弗要慌來弗要忙，
放奴奴起來脫衣裳。小阿奴奴好像寄做在人家一缸頭白酒，主人
未吃你先嘗。

又

姐夫強橫了要偷阿姨，好像箇枕頭邊篩米滿床糶。阿姨道姐夫呀，阜色上還覆教我無染處，餛飩弗熟你再有介一副厚麵皮！

爭

一朝迷露一朝霜，鏡臺前手冷懶梳妝。披頭散髮聽娘爭釀，要般樣天氣我無郎？ 娘道因兒呀，你弗要慌來弗要忙，我教爹去尋媒話你箇郎，六十歲做親八十歲死，還有廿年夫婦好風光！ 因道娘呀，我也弗慌來也弗忙，也弗要爹去尋媒話我箇郎。爹爹也弗要來娘房裏去，哥哥也弗許聽箇嫂同床！ 爭娘弗過聽箇外婆爭，你幾歲上貪花養我箇娘？娘幾歲上貪花養子我？小阿奴奴幾歲上養外甥？ 外婆道，因兒弗要聽我爭，我十六歲貪花養子你箇娘，娘十七歲上貪花養子爾，外甥十八正當爭。

「云，『外甥因兒再聽外婆爭：儕是爾貪花生出子我箇娘，我裏箇娘貪花養子我，教我貪花驚後生』，更好。」

補肩頭

新做海青白綿襪，喫箇喜虫哥咬破子箇兩肩頭。隔壁箇姐兒有介雙紅膝褲，借來我補子兩肩頭。姐道弗識羞，弗識羞，難見紅膝褲補來兩肩頭！咳嗽吐痰就得知你箇痰裏病，要阿奴奴兩腳上肩頭。

老人家

結識私情沒結識箇老人家，老人家做事慢他他。後生家見子人來三腳兩步閃開子去，老人家選要的的搭搭摸蒲鞋。

「云，『結識私情只結識箇俏後生，豁得窗盤跳得牆。一聲响覺人在房門外，羅帳內無人好聽渠爭』，卽此意。」

又

結識私情等結識箇老人家，先弗爲跳躑喫醋上結子聞冤家。別人只道是多年尊長空來往，囉道老人家原有老奢遮！

暴後生

結識私情沒要結識暴後生，渠好似新出躑坡無肚腸。新造廟堂團團裏介畫，清明插柳遍傳揚。

山歌五 雜歌四句

親老婆

天上星多月弗多，雪白樣雄鷄當弗得箇鵝。煮粥煮飯還是自家田裏箇米，有病還須親老婆。

忽然道學。還是無病的日子多。

和尚

天上星多月弗多，和尚在門前唱山歌。道人問道師父擲了能快活？我受子頭髮討家婆。

討了家婆反未必快活，這和尚還是門外漢。

月子彎彎

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鼓在他州？

一秀才歲考三等，其僕作歌嘲之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賞子紅段子，幾家打得血流流。只有我裏官人考得好，也無歡樂也無愁。』

鄉下人

鄉下人弗識枷裏人，忽然看見只挺舌頭伸。咦弗知頭硬了鑽穿子箇板，咦弗知板裏天生箇樣人？

莫道鄉下人定惹，儘有極聰明處。余猶記丙申年間，一鄉人掉小船放歌而回，暮夜誤觸某節推舟。節推曰，『汝能卽事作歌當釋汝。』鄉人放聲歌曰，『天昏日落黑湫湫，小船頭秤子大船頭。小人是鄉下麥嘴弗知世事了撞子箇樣無頭禍，求箇青天爺爺千萬沒落子我箇頭。』節推大喜，更以壺酒勞而遣之。

篩油

滴叶帝

姐兒打扮忒清奇，再喫鄉下箇篩油蠻子討子小便宜。說道娘子，你嫌我篩得弗爽利時要便再滴子丟去，只殺要動手動腳累得滑泥泥。

毡戾姐兒

毡戾匠人做子毡戾床，毡戾姐兒嫁子毡戾郎。毡折子床傍打地鋪，毡穿子地皮見閻王。

『見閻王』三字大可玩。昔人云，『婦人是閻王阜隸，娼童是閻王催批』，正此意。

毡戾因兒

媼如俗平
喝音

龜冠兒給殉行，媼箇見子氣膨膨。難然弗是大買賣，再喫箇星
小糊孫介一槍。

媼童

媼又去聲

獻媼箇學生所做子親，齋子新人就要幹窟臂。姐兒仔細思量兩件
東西儕是耶君箇，便得渠留前支後要正經。

張伯起先生有所歡，既婚而瘦，贈以歌云，「箇樣新郎忒煞瘦，看看面上肉無多
。思量家公真難做，弗如依舊做家婆」，俊絕，一時誦之。

又

東南風起白迷迷，那哩獻媼箇家公瞞過子妻？世界翻騰人改變，
婆娘家倒要做烏龜！

風臀

三十年箇花樹老了又，三十年箇冬春一把查，三十年箇家生也用弗得；卽了三十年箇風臀還花冠？

有好男者，謂三十歲其味始全，見此歌必曰謗臀矣。

醜婦

百草開花趁子春裏箇天，醜婆娘也要靠在大門前。六月裏圓爐弗動火，醬缸淡子惹增鹽。

麻

隔河看見子一團花，走到門前滿面麻。若要隔河聽渠做點私情事

，世間哪得更箇長鷄巴？

十麻九偷，這想是第十箇麻子。

鬍子

十箇鬍子九箇騷，十箇婆娘九箇妖。婆娘醜了再學子鬍子箇樣，勝哈喇哩也有一團毛？

孝

姐兒生性怕穿紅，見子介箇孤孀娘子打扮得忒玲瓏。常言道『若要俏時添重孝』，嘿嘿裏心頭咒老公。

大人家阿姐

大街上行人弗怕箇牛，大場裏賭客弗怕箇頭，大縣裏差人弗怕箇打；大人家阿姐弗怕羞。

又

討箇姐兒沒討箇小火家箇秧，甯可增錢大人家強。小人家一味齏糟無出息，大人家博學有商量。

大人家阿嫂

大人家阿嫂跟轎來，翠藍裙青襖一箇好身材。花花轎裏箇娘娘弗比得跟轎箇好，到弗如讓箇轎人撥來阿嫂擡。

闕

有子吹笙喫要蕭，有子沁行喫要橋，有子魚喫喫要肉；郎得有子
家婆非要鬪！

瘦妓

鬪小娘兒沒鬪箇胖婆娘，甯可增錢瘦箇強。你非見肥猪肉喫子一
星兩星便覺油煙氣，骨炙兒牙得裏頭香。

壯妓

鬪小娘兒沒鬪箇活骷髏，甯可增錢把壯箇收。六月裏着肉窰丟丟
介再有趣，冬天一身褥子軟柔柔。

大腳妓

關小娘蓮揀大腳箇闊，渠箇腳力忒大擲相交。就是送箇物事來窠也難理會，一雙鞋面還要貼換兩三遭。

又

關小娘須揀大腳箇闊，行來爽宕又風騷。冬天軟柔柔腿上能着肉，夏天蒲扇兩肩搖。

揀孤老

薦本上升官弗認箇真，黃册上派差弗審箇貧，市學裏先生弗揀學生子；鄉了小娘倒要揀客人！

八十婆婆

八十婆婆要嫁人，尋頭討腦罵鄉隣。腳跟裏水窠老皮裏介癢，多年裙帶再是老腰精！

騙

姐兒騙我進房門，忽地裏蓋老歸來教我擲脫身？郎道姐兒呀，一鐵搭擠出子十七八箇夜又儕是地裏鬼，四對半門神九片人。

殺七夫

姐兒命硬嫁子七箇夫，第七箇看看喫要姓。聽得算命先生講道「剛益鉄帚硬對子硬方無事。」阿奴只恨家公教了無奈何！

曾記哭七夫清江引云，「張皮、趙鐵、王打氈、龔錫匠、陸弓箭，阿壽官、孫搭爺、盡來喚羹飯，我的天天天天天天！」詞亦趣。

小家公

一箇鴨蛋弗哺兩箇雞，一箇殿上弗掛兩箇鐘。城門散子要幫鐵，
婆娘家喫有小家公。

洗生姜

姐在河頭洗生姜，洗生姜，有介箇螿蟻走來勝中行。姐道螿蟻阿
哥來做耍？螿蟻道河乾水淺要聽蚌商量。

烏龜

梔子花開心裏香，烏龜也要養婆娘。賣子銀飽買麵喫，猪肝白腸
鄭亨生？

私情報

偷子私情轉得自家箇門，家婆再也來搭結私情。只捨得別人弗捨得自，男人家囉許你能欺心！

美妻

絕標致箇家婆捉來弗直錢，再搭東夾壁箇喇噠婆娘做一連。箇樣事務才是五百年前窠魂帳，捨子黃金抱綠磚。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世上一種大不平事。

唱山歌

郎唱山歌響鈴鈴，北寺塔造起子兩三層。南山和尚塔上打拳露出

子箇樣真本事，下頭人快活難爲子上頭人。

又

千阿哥，萬阿哥，擲了再來我裏街前屋下唱山歌？唱得小阿奴奴
千葉牡丹花心裏悠悠拽拽介動，好似繡花鍼撥動赤虫窠。

山歌六

咏物四句

風

情哥耶好像狂風吹到阿奴前，揭襖牽裙弗避介點嫌。姐道我耶呀，你道無影無蹤箇樣事務看弗見捉弗着也防備別人聽得子，我只是關緊子房門弗聽你纏。

又

結識私情好像風，只爲你南北東西再來裏攢撮空。姐道耶呀，你儂九十日春光弗曾着子奴一日箇肉，我只愛你來無形迹去無蹤。

一云，『結識私情好像風，嬌滴滴箇鮮花喫你採子紅。姐道耶呀，我只道你飄揚心性吹得過，弗匡你一場雲雨便成空』，亦可。

花

姐兒生來像花開，花心未動等春來。圓圓兩瓣只消得一滴清香露，日裏含羞夜裏開。

硯

硯臺姐原是牢石人，喫箇墨池裏耶來污子我箇身。拿介管烏弗三白弗四箇筆來捉箇小阿奴奴千萬牘，直牘得我槽中水盡便休停。

筆

蠅音陶
姐兒青青白白像筆能，再搭箇書房裏蠅伴結私情。憑你親夫拘管得緊，管定子頭來管弗得身。

棋

收子象棋着圍碁，姐道我郎呀，你着着雙關教我郎亨移？零了中間喫郎打子轆轆結，結來結去死還渠。

又

收子圍碁着象棋，石砲當頭須防兩肋車。我只道你雙馬飲泉又起子箇羊角士，囉道你一卒鑽心教我難動移！

雙陸

情哥好像雙陸能，喫渠把住子門兒教我郎亨奔？姐道郎呀！我因為你箇貪贏讓你拿箇中心來做實子，郎你還有多呵故遲跌打弗停

身。

骰子

結識私情像骰子能，喫郎君權鉛着藥弄得骨頭輕。要快要緩只在奴心上，你弗要呼么喝六驚動子外頭人。

又

結識私情沒像箇骰子能，隨人拋擲骨頭輕。我當初只道你紅紅綠綠是介件贏錢貨，囉得知你滾來滾去到是一箇老么精！

投壺

結識私情像投壺，一箭兩箭專在孔竅上做工夫。姐道郎呀，你沒

要過門不入來我面上做慣子箇樣縮手勢，我聽你斜插花強似以多
爲勝賭中壺。

一云，『姐兒生來愛投壺，也弗來輪贏上底做工夫。當初只學得一箇楊妃睡，那
間又會子厲銜蘆！』

毬

結識私情像氣球，一團和氣兩邊丟。姐道耶呀，我只愛你知輕識
重隨高下，緣何跟人走後弄虛頭？

捷踢

結識私情像箇捷踢能，箇箇頑皮精腳腳來搭費風情。姐道耶呀，
我搭你剔起之時再無介腳野腳喫箇星輕腳鬼來拾子去，冷天光也

要喫你累得汗淋身。

鷓子

情哥郎瘦骨稜層好像鷓子能，生來薄幅獨取爾箇點有風情。姐道
郎呀，卽你說子風情就要飛得起介去，我有介條軟藤纏子了弗
放你就番身。

香筒

姐兒生來像香筒，身上花描肚裏通。姐道郎呀，常點子三更兩更
你箇火心還弗退，直弄到心灰意懶眼朦朧。

一云，「結識私情像香筒，外頭花巧裏頭空。郎做子紅柄線香插着子我箇孔，未
曾動火眼朦朧」，略同。

荷包

結識私情像荷包，出出進進只愛你箇口兒牢。姐道我郎呀，你有子銅錢銀子但憑你閣來呵，只沒要無錢空把布裙羅。

氈條

結識私情像氈條，伏伏帖帖枕席做相交。姐道郎呀，奴當初是一條團團鮮紅真好貨，囉道你蛀成子大洞便相拋！

帳

結識私情像箇帳子能，生來飄拽動人心。姐道郎呀，我聽你遮後遮前私房兩箇自快活，囉怕外頭有奢惡風聲。

睡鞋

結識私情好像鞋子能，幫幫襯襯費子許多心。看你行作動步只道
你勤來往，囉道你黃昏頭脫子直到大天明！

珠

結識私情好像珠子般，圓圓一粒望你眼兒穿。姐道郎呀，你弗來
時我枕邊吊落子千千万，沒要因奴黃子了賤相看！

海青

結識私情像海青，因為貪裁喫郎着子身。要長要短憑郎改，外夫
端正裏夫村。

算盤

結識私情像個算盤來，明白來往弗撥來箇外人猜。姐道郎呀，我搭你上落指望直到九九八十一，囉知你除三歸五就丟開！

釐等

結識私情好像釐等能，渾身扭捏儕是假星星。姐道郎呀，只有喫箇硬殼烏龜拘管得我介緊，無錢弗放我自開門。

消息子

我裏情哥郎好像消息子能，身才一捻骨頭輕。進來出去能卽溜，教小阿奴奴關着子毛頭便弄殺人。

扇子

結識私情好像扇子能，骨清面白有風情。間邊有畫弗知箇邊箇字，上頭箍緊下錯釘。

網巾圈

結識私情要像箇網巾圈，日夜成雙一線牽。兩塊玉合來原是一塊玉，當面分開背後聯。

又

結識私情沒要像箇網巾圈，名色成雙幾曾做一連。當初只道頭來頭上能恩愛，如今撮我在腦後邊。

夜壺

結識私情像夜壺，無冷無熱捉我半夜裏抽。姐道那呀，一遭兩遭
弗知應子你多少箇急，教阿奴奴肚皮大子好難過。

糞箕

結識私情像糞箕，只沒要搭箇若帚兩箇做夫妻。我裏兩人儕是箇
樣劈竹性，驀地裏奔來就有子泥。

烟條

姐兒生來篋條長介像烟條，情哥郎當面就輒牢。喫渠用力勤抽屑
滿子我箇肚，害奴奴遍身夜夜火來燒。

蠟燭

姐兒生來好像蠟燭能，煎熬到底一條心。姐道郎呀，我黃昏夜晚
滴子若干箇風流淚，再無面前背後弗光明。

燈籠

結識私情像燈籠，千釘萬燭教你莫通風。姐道郎呀，你暗頭裏走
來鄰了能有亮，引得小阿奴奴火動滿身紅。

走馬燈

結識私情好像走馬燈，噴你撥動子箇機關再來裏鬪鬪能。一時間
火發喫你騙得團團轉，如今再高閣在暗頭裏子弗分明。

筋

姐兒生來身小骨頭輕，喫郎君捻住像箇快兒能。姐道郎呀，我當初金鑲銀鑲鄰喫箇幾片阿哥弄成子我箇輕薄樣，撞來盡盤將軍手裏弗曾停。

茶注

嫩音吞

結識私情好像茶注能，冷熱溫嫩待子多小人。我爲子你箇冤家喫子多少苦，後了你前頭清爽後來渾？

酒鍾

結識私情好像鍾子能，裏頭光滑外頭青。只有貪杯着子郎箇手？

喫郎親親嘖嘖再斟斟。

擋當去聲

一云，「姐兒從小何曾擋酒鍾，喫郎君弄得面皮紅。郎要乾時奴告免，小阿奴奴年幼喫弗得介一大鍾」，亦好。

攢盒

結識私情好像攢盒能，逢着酒蕩緊隨身。就是一碟兩碟略嘗滋味自有多少箇趣，你波要快兒頭擱動子弗留停！

鼓

結識私情鼓一般，釘緊子箇張皮弗放寬。姐道郎呀，放下子鼓槌我勸你少插子遭罷，漏子風聲教我部亨瞞？

爆杖

情歌耶燥暴好像爆杖能，逢人動火只爲你有箇散漫箇名。姐道耶呀，你動輒霹拍之聲耍了能響快，小阿奴奴借爾箇兇勢頭好去嚇鄉隣。

流星

結識私情像流星，到處鑽天忒煞輕。姐道耶呀，小阿奴奴焯得火蟾介歡喜子你，總了你一道狼烟就無處尋？

傘

結識私情好像雨傘能，上頭雲雨下頭晴。姐道耶呀，你對孔一插直搨來肩頭上，兩手撐開水直淋。

又

結識私情好像雨傘能，瞞子天天我裏私下晴。姐道郎呀，箇樣有天無日頭箇事你也弗要怕，我聽你撐開篾片下銷釘。

又

結識私情沒要像雨傘能，只圖雲雨弗圖晴，拔出子銷釘放下子箇手，渾身骨解水淋淋。

墨斗

姐兒好像墨斗一般般，喫情哥撿住子奴身只捉眼來看。姐道郎呀，我線路上來原來線路上去，從弗曾走差斜路惹包彈。

吊桶

結識私情像箇吊桶能，一時枯得便來尋。姐道郎呀，我只撞彎子腰來際，裏子你，那你越捉我顛顛倒倒非停身。

一云，「姐兒生來好像吊桶能，裏箇篾片圈留纏住子身。我娘呀，你上箍下箍箍得奴介緊，投河奔井若條繩。」

粽子

結識私情像個糉子能，濟楚衣裳到是糯米心。姐道郎呀，撞你介個饒癆捉我刺得精出子，一連兩個正教子肚餓人。

饅頭

姐兒胸前有介兩箇肉饅頭，單紗衫映出子噴像水晶球。一發發起來就像錢高阿鼎店裏箇主貨，無錢也弗肯下郎喉。

錢高阿鼎，吳中饅頭店之有名者。

又

結識私情像箇饅頭能，道是無心也有心。郎道姐姐呀，我爲你面生受子多呵。渾悶氣，擻間沒要拍破子面皮弗認真。

麵筋

姐兒生來紫糖色了像麵筋，惹人團搗惹人蒸。姐道郎呀，小阿奴奴是個主熬烘烘新出籠箇清水貨，你沒疑心我麵多弗作成。

葶薺茨菇

郎替嬌娘像葶薺，葶薺要搭茨菇兩箇做夫妻。茨菇葉生來就像姐

兒兩膀當中箇主貨，草養心透出也像情哥。箇件好東西。

香圓

說音奪

結識私情像香圓，擲了你面皮黃瘦皺漫漫？當初只道是暗老沉香
瘦得過，弗匡你說團團滿肚是尖酸。

茶

結識私情好像茶葉能，團圓一簍有收成。姐道呀，我嫩蕊經湯
把旗鎗兒來放倒，囉知你年年棄舊又嘗新。

一云，『姐兒生得矮婆娑，好像南山老茶棵。日裏喫耶扯來拽，夜裏憑耶擲來擲。』

梅子

姐兒像箇梅子能，揀着子介箇郎君口軟阿一介非愛青。姐道郎呀，我當初青青翠翠郎間喫你弄得黃熟子，弗由我根由帶瓣罵梅仁。

茄子

姐兒光頭滑面好像茄子能，愛穿青襖紫羅裙。雖是霜打風吹九秋末後像子箇黃婆子，還有介星老瓢身分惹人尋。

夜合花

約郎約到夜合開，擲了夜合花開弗見來？我只指望夜合花開夜夜合，囉道夜合花開夜夜開！

葵花

結識私情像隻船，豎起子艄竿浪裏顛。姐道郎呀，箇樣風水小阿奴奴常經慣，你只要擋牢子箇舵梗莫貪眠。

又

郎把舵，姐撐篙，郎若撐時姐便搖。姐道郎呀，逆水裏篙只要撐得好，郎若頭歪奴便艸。

又

郎撐船，姐搖船，耍樣風潮有介多呵顛？姐擋子櫓牙全靠郎打水，郎越撐篙姐越扳。

篷

小阿姐兒隨人上落像箇一扇篷，拿着緊處弗放鬆。去時囉管回頭日，眼前且使盡子一帆風。

釣魚船

結識私情好像釣魚船，命犯子箇風波終日浪裏顛。姐道郎呀，我弗合上子你箇釣兒吞子你箇釣，鄉更挽住子箇香腮憑你穿。

魚

一對烏背鯽魚在荷花池裏做鴛鴦，喫箇黑魚遊來趕散子場。只有箇油嘴鱗條在搭團團裏看，鱖魚肚裏氣膨膨。

鼠

覺音告

同那困到一更天，老虫哥再來帳外數銅錢。小阿姐兒喫箇聽弗過了捉箇情郎一腳踢覺子，你箇困貓團繮了只貪眠？

山歌七 私情雜體

篤癢 中帶說白一句

姐兒篤癢無藥醫，跑到東邊跑到西。梅香道：「姐兒捨了弗燒杓熱湯來豁豁？」姐道：「梅香呀，你是曉得箇，熱湯只豁得外頭皮！」

此歌聞之松江傅四，傅亦名姝也。松人謂陰爲篤。

田鷄急口四句

百樣鳥兒百樣聲，只有青花樣箇田鷄聽得忒分明；半夜三更跳來小阿奴奴南紗窗前荷花缸根頭，金絲荷葉上，高叫三聲，低叫三聲，說道：「閣來呵！閣來呵！再齣齣！再齣齣！」叫得小阿奴

奴小肚子底下膝饅頭上的手掌大介一搭，痛弗痛，癢勿痒；好像揚六使將軍征子九溪南蠻十八洞，得勝回朝繫在綠楊樹底下箇匹紅纓白馬箇鼻頭敬敬裏介動；又像箇隔年破傘水淋淋！

上橋 急口入句

郎上橋，姐上橋，風吹裙帶纏郎腰。好箇陣頭弗落得雨，青天龍雜惹人瞞。惹人瞞，惹人瞞，小阿姐兒再來紅羅帳裏造仙橋。若有村東頭，邨西頭，南北兩橫頭，二十後生連垂頭，肯來小阿奴奴仙橋上過，怕郎君落水抱郎腰。

擺祠堂 以下俱入句

萬苦千辛結識子箇郎，我郎君短命見閻王。爹娘面前弗敢帶重孝

，短短頭梳袖裏藏。袖裏藏，袖裏藏，再來檢妝裏面擺祠堂；幾遍梳頭幾遍哭，只見祠堂弗見郎！

借箇星

箇星，吳語，猶云這仲東西也。

郎聽姐兒借箇星，半箇時辰弗做聲。白絹衫掩子嘴脣迷迷裏介笑：『線扎羊毛筆定成。必定成，必定成！待奴奴歸去稟娘聲。』

「娘道：『囡兒呀，看子我老來無人要，你後生家及早做人情！』」

好箇令堂！與一卷『二十去子廿一來』隻同意。

喫櫻桃

日落西山影弗高，姐擔子竹榜打櫻桃。打子四九三十六箇櫻桃安來紅籃裏，要郎君摸妳喫櫻桃。喫櫻桃，話櫻桃，嫌奴奴拉蘭手

塵糟。小阿奴奴金盆洗子銀盆裏過，白羅帕子轉三遭。
摹寫郎驕姐諂，可笑可憎。

船艙婆

船艙裏打鋪船艙裏齊船艙婆一夜忒頑皮。喫箇船艙裏客人聽得
子，朝晨頭儕對子我笑嘻嘻。笑嘻嘻，笑嘻嘻，虧你昨夜擲忍得
到曉鷓啼！小阿奴奴私房本事儕喫你聽會子去，只怕你搭家婆到
弗得我介會頑皮！

約

以下中犯阜羅袍四句

梔子花開心裏香，情哥郎約我到秋涼。梧桐葉亂，桂花又香。更
更做夢，寤寐思量。姐道：……郎呀，你有口無心沒許子我，教阿

奴奴慚得介慢心腸！

咒罵

歸俗音居
我情郎一去好希奇，經夏過秋再弗歸。當初來往，是誰請你？如今撒我，被人說是講非。姐道：『郎呀，箇樣事對人前說弗得也。有天知道！我只願夜夜燒香咒罵渠。』

敲門

披隻金簪在門上丟丟裏介敲，姐兒連忙下地把燈挑：『夜深人靜，誰人亂敲？』開門去看：『呀，原來是舊交！』姐道：『郎呀，七月七箇夜頭你來得正，湊子箇巧，省得小阿奴奴鑊子裏無油空自熬。』

後庭心

姐兒生來身小眼卽伶，喫郎推個在後庭心。硬郎不過，只得順情。
。被人看見，壞奴好名。姐道：「郎呀，我好像黃砂石上磨刀只
要快，你生蘿蔔到口豁聲能！」

又

姐兒生來身小眼卽伶，喫郎推個後庭心。硬郎不過，只得順情。
霎時上叉，把奸聽的叫聲。郎道：「姐兒呀，菓子樹上參梯終須
到子我箇手，鼓當中元寶只要瞞子大大銀。」

釘鬼門

私情起意未曾會，喫有聞人搬來我裏箇聽。並無形迹，由他講論。雖然不信，釘奴鬼門。好像卵袋打人頭弗痛，仔細思量激惱人。

小囡兒

新做牆門黑鎗籬，籬籬裏面有介箇小囡兒。天災神禍，張做甚的？喫娘看見，一場是非。姐道：「呀，你好像折腳鷺絲躲在沙灘上，眼珠子鮮魚忍肚饑！」

一云：「郎做子鷺絲雲頭上飛，姐做子鱖魚水面上齊。郎道：『姐呀，我喫箇打生缸上人多落弗得箇脚，眼看鮮魚忍肚饑。』」

老阿姐

老阿姐兒去尋人，尋來尋去尋着子一個小官人。千方百計，騙他動情。脫裙解褲，抱他上身。姐道：「郎呀，好像冷水裏洗瘡殺，弗得我個癢，月亮裏燈籠空掛明！」

操琴

姐在房中織白綾，郎來窗外手操琴。琴聲嘹亮，停梭便聽：「一彈再鼓，教人動情。姐道：『郎呀，小阿奴奴好像七弦琴上生絲線，要我郎君懷抱作嬌聲。』」

綽板

姐兒生來像箇綽板能，逢着子我郎君會綽了就緊隨身。做腔做調，忒殺好聽；要緊要慢，隨意稱心。姐道：「郎呀，我取你個多

託腰板生成點得好，你只沒要打差子箇迎頭截板教我冷清情！

象棋

結識私情像象棋：棋逢敵手費心機。渠用當頭石砲，我有土象支持；渠用卒兒擱進，我個馬會邪移。姐道：「耶呀，你攤出子將軍頭要捉我做個塞殺將，小阿奴奴也有個踏車形勢兩逼車。」

黃瓜

黃瓜生來像姐兒，只爲你聽脆清香括撮子渠。一碟兩碟，千絲萬絲；蒜來伴你，想是愛喫醋的。姐道：「耶呀，喫你一連幾括直括到小阿奴奴子宮裏，如今水流流軟倒做一堆。」

鋸子

結識私情好像鋸子能：來來往往忒慇懃。兩人把手，線路上行；
伶牙俐齒，背後絆繩。姐道：「耶呀，腰裏着雲捨了能繫箇？你
沒要進門便屑子了就行程！」

寂寞

中犯阜羅袍五句

昨夜郎來熱了介忙，今夜無郎冷了介慌。千恩萬愛，思量幾場；
孤燈隻影，淒涼滿床，陽臺夢杳魂飄蕩。姐道：「耶呀，褥子上
翻身無蘇摸，千條錦被弗如耶！」

山歌八 私情長歌

丟磚頭 以下俱兼說白

丟磚頭了撒子場，弗會聽我情哥說一聲。我郎問羹湯籃提子箇糠蝦來裏眼淚出，升籬裏坐子蠶繭細思量。（白）細思量，細思量：我裏箇情哥是箇鐵心腸！我撒來裏子一箇月日，你也弗直得來看張張。料道弗離箇蘇松常鎮廬鳳淮揚，箇箇來箇銅關口外，遠處他方。你弗見我又結識子別箇依先快活，正弗知我敬敬思量！（歌）正是蓮蓬梗打人拚子私情斷，我是薯糠裏刺魚瓢肚腸。

田

姐兒私房有箇坵三角田，自小收拾在身邊。忽朝一日無錢用，將

田要與我郎錢。(白)郎道：「姐兒呀，我有箇錢，與你箇田；要還我四址明白，囉裏連牽？」姐道：「郎呀，我有箇田，與你箇錢；自然還你四址明白，囉裏連牽：東址白膀灣，西址大腿邊，南址三叉路口，北址肚家門前。又好插箇光頭襦，又好種箇硬梗鮮。(歌)我箇郎呀？你要日裏披秧夜裏蒔，憑你荒年沒荒子奴箇坵田。」

船

昨夜同郎做頭眠：乾紅襦子合腮肩，四隻膝兒好像鰻鯉叉，擔人正對子填臍邊。(白)填臍邊，填臍邊，撒子櫓掣便搖舡。推箇推來扳箇扳，撇鈴吭郎浪頭顛。顛得飯潭眼裏儕是水，利市頭上弗曾乾；打溼子一領廳簑衣猶自可，袱包正掛在樞堂前。(歌)郎道

：「姐兒呀，我替你前長後短箇樣事務盡丟開子手，且拔起子故頭，抹乾淨子箇隻熟。」

木梳

結識私情好像木梳能，我儂在子聽你介相思結髮情。（白）噢箇鏡子來裏做眼；綰篋着弗得箇蓬塵。牙刷子只等你開口；絆頭帶來裏縫筋。眉刷弗住介掠來掠去；刮舌又介掀嘴撩脣。朗梳斜連露腳後跟趕上；剔簾來得慇懃。（歌）姐道：「耶呀，我聽你一箇兩通也只是空來往，到弗如肥阜光光鏡着子身。」

蒸籠

結識私情像蒸籠，要我肉面相逢弗放空。因爲你會安排落來你箇

篋音箕，竹爲之。可取蛾虱，俗作偏箕，誤也。

圈套裏，未曾動火氣沖沖。(白)氣沖沖，氣沖沖，思思切切在心
中。我爲你受子幾呵頭頭腦腦盡闔在肚裏，長長短短齊聽你包容
。我曾經九蒸三燂，弗是一竅弗通。你人門前捉我團團搗搗，我
並非會恨穹。弄得我肚裏有釀，我也只弗走風。那你常時在我面
上淘氣做身擲令，饅頭倒大子蒸籠。思量更介弗好，到弗如傍熱
折散子離，省得後來冷氣直沖。(歌)姐道：「耶呀，我只指望你
火氣退時依選聽你重相聚，哪得知後來原哄得我精空！」

鑽子

耶兒生來好像鑽子一般般：喫渠拿箇軟麻繩纏住子了弗放寬；上
箍下箍箍緊子我，你自家快活沒撥來別人鑽。(白)別人鑽，別人
鑽，我耶消遣子我介兩三番。和身靠緊我來用力，一雙眼睛弗住

捉我來關關。你箇心上側得火着，我倒有氣無烟；都使用筋把力，再敬敬便四手乘癩。（歌）姐道：「我耶呀，消進消出，喫你尖酸頭弄大子我箇眼，兩人絞熟子了屑來孔門邊！」

求老公

兼說白，結用卑羅袍三二句。

來箇姐兒上穿青，下穿紅，手拿香盒過橋東。路上行人問道：「姐兒你在哪裏去？」我到處燒香求老公！」（白）別人家嫁箇老公七伶俐，入玲瓏；又長又大又充同。偏有小阿奴奴年災月悔，命犯孤窮！嫁着子介箇烏龜亡八，生得又麻又瞎又癡又聾！上床好似背板榨，下床好似雞踏雞。昨夜一更後，二更中，爬來小阿奴奴頭邊來學打雄；鬚鬚觸痛子奴箇嘴，鼻篩流來累子奴箇胸；惹得小阿奴奴心性發，一腳踢倒在裏床東。（歌）只有五更頭小阿

亡八，俗
云王霸。

奴奴熬弗得，捉渠全裝只一摸，好似烟熏蘿蔔火燒葱！（卑聲）
這般模樣，教我怎容？因此別尊一箇好家公！

竹夫人

兼說白中犯拆歌三句

做人弗要像箇竹夫人。□□□少炎涼自在心。硬子骨頭開子眼，
看我人情勢敗像秋雲。像秋雲，像秋雲，小阿奴奴原弗是低微下
賤人。你只知我今日箇落運，弗知我當初箇出身：喬松是我前輩
，梅花是我隨身；清風是我好友，明月是我佳賓。當初箇伯夷叔
齊也是我裏遠祖，湘妃也是我裏至親。且喜子孫繁盛，歷代有介
星清名。也有人喜歡我箇高節，也有人賞鑒我箇知音。弗匡撞子
箇惡作幾片，拖出山林，捉我出皮剔骨，我只是開心見誠；捏得
我兩頭弗露，做倩我出路無門；露出子多少眼目，又陪子兩箇小

心。挑我來十字街頭東賣也弗要，西賣也弗成。弗識貨箇見子我七孔入竅一箇光棍；識貨箇見子我玲玲瓏瓏一箇涼人。增錢買我家去，放我來紅紗帳子裏安身。壽子我恩恩愛愛，勾子我殷殷懃懃。拜子我汗弗離身，勾子我手弗離頸。指望百年同到老，囉道七月七立秋之日，風波當時起，惡念容易興！娘子官人嘆道我影腳絆手，丫道阿姐嘆咒我離眼別睛。橫弗中渠箇意，豈弗像渠箇心。一射射我來門閣落裏，累子我滿身箇蓬塵。我喫箇傷心了唱介兩句曲子自家嘆箇自身。（排歌）虧心漢，薄倖人！誰知轉眼就無情！（歌）世上弗是有子秋冬無春夏，你搭箇起得時人休笑我失時人！

湯婆子竹夫人相罵以下俱曲白間用

吳裕相呼
曰會。

姐兒雙團圓，像湯婆，人門前穩重又溫和。未到黃昏捉我搨了摸，拿我肚皮常滾得我急箍箍。(白)急箍箍，急箍箍，情哥郎派懶忒無徒！當初拿子小阿奴奴好似珍珠瑪瑙，活寶珊瑚，道是我熟鬧鬧介有趣，煖烘烘介對科；弗比薰籠介癡事，又強如火炭箇腳爐。被裏時常相會，席上弗住介揩磨。我指望搭你無箇分開日腳，囉得知立子春來看捉我冷瞭！丟我來踏板上理也弗理，跋也弗跋。一夜子搭箇家主婆鬪在床上，說道：「會，搨了你弗歡喜子箇湯家裏箇，」再說道：「渠箇年紀忒多。」湯婆聽得，眼淚直鋪：「官人呀，(黃鶯兒)名色號湯婆，戊戌生年不多。湯家還是我的親生父。我只爲熱心腸似火，俏冤家愛我，苦憐我被窩中准夜如擗磨，一腳就碾開奴。到如今經風露水，你心上道如何？」(白)說那弗轉，自跌箇胸臆。恨我裏箇爺娘弄得我一點無箇還覆

，枉子你也來我箇面上廢子多少工夫！我鄰間撥來別人介輕賤，算來長情倒弗如酒注茶壺！」（歌）姐道：「郎呀，寒寒冷冷護子你多少腳，鄰間倒捉箇竹夫人做子小家婆。」竹夫人聽得子氣膨膨，出口就罵：「老惜春！你是冬來我是夏，緣何牽擾阿娘身？」（白）阿娘身，阿娘身，慣要來箇人前說別人。幾次人前說我懶朴要觀，箇是家主公歡喜我箇風情。你未到黃昏就叛來箇被裏，我看你儻上頭箇點動緊。」湯婆子說道：「虧你羞也弗識，自道風情！我看你精赤洒洒，無介點趣向，弗如箇老太婆包包扎扎有介兩件衣身。竹夫人說道：『楊梅乾喫介兩箇，忒煞惡心！包包扎扎便是希頭布腦，有要綠襖紅裙。喫箇張官人喫落你箇意利好像汁罐，喫箇李大舍說你箇氣質就似湯瓶。』湯婆子嚼面一啐：『你好像燈臺弗照自身！我近看子你活像箇炭齷箇嘴臉，我遠看子

你好似蟹斷箇絨形。閨子家主公多少箇毛腿？聽子家主婆幾呵箇風聲？竹夫人便說道：「我強如你吞箇家主婆箇雙臭腳，強如你做箇家主公幫丁！我生來眼目清爽，肚裏一點小心；短弗局促，長弗伶仃，壯弗插堆，瘦弗薄輕。」湯婆子說道：「我骨格重你兩兩，我價色多是你十分。憑你說我慳吝，強如你篋片箇妖精！」兩箇相爭鬪毆，搥子一箇黃昏。囉道是箇家主婆聽得，喝罵高聲：「一箇無介點大小，一箇弗讓介點卑尊！兩箇儕跪來搭，直到更盡夜深！」湯婆子對子箇竹夫人紐嘴紐面，竹夫人說起前因：（黃鶯兒）「想起舊恩情：竹夫人，浪得名；雖與他同床不得同衾枕，樓抱我在身，心兒裏感承。誰知不久成孤另？悔初心，只爲趨炎附勢，如今落得冷清清！」（白）囉道是箇家主公聽得，竹夫人說得傷心。（歌）家主公唱子：「竹夫人起來，你下遭再

弗許你箇樣勞竹性！湯婆子，你弗許你熱綽綽亂樓要溫存！」

籠燈

擬音樂。

姐兒生來像籠燈，有量情哥捉我尋。因爲偷光犯子箇事，後來忒底壞奴名。（白）壞奴名，壞奴名！阿奴細說我郎君：「你正日介來張頭整頸，眼看奴身。你道是我短又弗局蹴，長又弗伶仃。因是更了我聽你有子箇情意，一日子月黑夜暗襟子我就奔。也弗管三更半夜，也弗管雨落天陰。也弗管地下箇溝蕩，挨過子多少箇巷門。也弗管箇更鋪里箇夜夫，也弗怕路上撞着子箇巡兵。金鑼一響，嚇得我冷汗淋身。一到到子屋裏，我方纔得箇放心。囉道是伴得你年把也弗上，你就要棄舊戀新！屈來囉裏說起？撞你介箇賊精！」郎道：「你弗要辭勞嘆苦，懊悔連聲。你當初白白淨

淨，索氣騰騰。你慚問渾身好像箇油篋，滿面拌子箇灰塵。人門前全勿驚好，頭上箍子介條草繩。夜裏只好拿你來應急趨趨，日裏幹要箇正經？還有介多呵弗好，我一發說來你聽聽：（打棗歌）怕只怕你火性兒時常不定，照了前又照子後不顧自身。一身破損通風信，長與別人好，又與小人跟。轉一箇灣兒我這里見你的影！（白）姐兒唱面介一啐，就罵：「箇負義薄情！你當初焯得火着介要我，一夜弗放我離身。我也弗知光輝子你多少，也弗知替你瞞子幾呵箇風聲！你只厭我眼前箇腌潤，弗念我起初箇鮮明。（歌）你捉我捉得起來放得下，我只摸得你灶前火燭無一星！」

老鼠

那兒生來好像老鼠一般般，夜裏出去偷情日裏閒。未到黃昏出來

帘音嫌。

張了看，但等無人只一鑽。(白)只一鑽，只一鑽，阿奴歡喜小尖酸：來去身鬆快便，兩隻眼睛谷碌碌會看會觀；聽得人聲一躲，火光背後就縮做子一團；能會巴簷上屋，又會椽柱爬擦；也弗怕銅牆鐵壁，也弗怕戶閉門關；也弗怕竹簽笆隔，也弗怕直楞窗盤。一。一夜子鑽進子我箇屋裏，走到子我箇房前；扯着子箇房帘上金鈴索聲能介一響，嚇得我冷汗直鑽！我裏箇阿爹慌忙咳嗽，我裏箇阿娘口裏開談，便話道：「阿因耍響？」我明明裏曉得你臭賊，做勢睜着弗敢開言。箇箇臭賊當時使一箇計較，立地就用一箇機關：口裏谷谷聲做介兩聲婆鷄叫話像，連連聲數介兩聲銅錢。我裏阿爹說道：「老阿媽，你小心些火燭！」阿娘說道：「老老呀，沒介箇箇報應，明朝早些起來求介一條靈籤。」我裏臭賊聽得子一發膽大，連忙對子我被裏一鑽，就要搭小阿奴奴不三不四

不四不三，一張嘴好似石塊，一雙腳好像冰團！（黃鶯兒）兩腳像冰團，被窩中快快鑽。偷油手段把偷香按。雖然未安，得歡且歡。只愁五箇更兒短，纔付俏心肝：他老人家醒個，須是悄悄好遮瞞。（歌）姐道：『我郎呀，你沒要爬爬懶懶介趁意利，驚動我裏門角落裏個貓團！』

一云，『結識私情像老鼠一般般，未到黃昏各處去鑽。倚牆圍壁，轉過畫欄，穿窗入戶，到奴枕旁，奴的東西被你長偷慣。』姐道：『老鼠阿哥呀，今後要來須是輕腳輕手介走，沒要嚇覺我里個貓團！』意略同。

個弗着

姐兒個弗着好心焦，思量子我裏箇情哥只捉腳來跳。好像漏溼子箇文書失約子我，冷鍋裏篩油測測裏熬。（白）測測裏熬，測測

裏熬，姐兒口罵：『殺千刀！我驀傳教寄信來叫你，你驀好像箇討冷債箇能介有多呵今日了明朝？』（早羅袍）堪嘆薄情難料，把佳期做了流水萍飄。柳絲暗結玉肌消，落紅惹得朱顏惱；情牽意掛，山長水遙；月明古驛，東風畫橋；那人何事還不到？」（白）姐兒氣子介一氣，噎漫漫眼淚介雙拋。只見燈花連報，喜鵲連連又叫子介多遭。姐兒正在疑惑，只聽得窗外門敲。小阿奴奴連忙趕搭出去，來窗眼裏張着子箇臭賊了便膽喪了魂消。我便開弗及箇門門，拔弗及箇門鎖。渠再一走走進子箇大門，對子房裏一跪，就來動手動腳攥住子我箇橫腰。我硬做勢介一箇苦毒假意介箇心焦。（桂南枝）黃昏靜悄，我把被兒來薰了；看看等到月上花梢，杳冥冥全無消耗；聽殘更漏鼓，那時你方纔來到！我把他兒變了。他跪在床前告，我假意焦。恨不得咬定牙，只是忍不住笑。（

白）耶說道：「姐兒，我非是戀新棄舊，只是路遠山遙。今夜我來遲失信，望你寬洪姐姐饒饒！」姐兒雙手扶郎起來：「你非要支花野味了嘍叨！」（歌）姐道：「我郎呀，好像一腳踢開子箇繡毯，丟落子箇氣，做個脫衣勢了聽你跌三交！」

歪纏

姐兒生來眼睛鮮，弗知趣後生死命歪思纏。鏡子裏相逢只怕難着肉，籠糠絞索要繩難。（白）要繩難，要繩難，姐聽後生說一番：「你無些事幹，耍了在箇條街上跳竈王箇能介奔來奔去，我看你後滋滋耍了常坐在我裏門前？我自冇正經搭別人說話，再不要你接口傳言。小男兒哭我自然會抱，囉要你進來齷齪坐坐，一味裏支花野味，我看你手裏無介半箇銅錢。你常摸進來搭我挨肩擦背

踵音銃

，你常時捉我拽拽布衫。我匡備道要聽你苦毒跋舌，我也算後思前。我若聽你扯破子箇面皮，你就要從頭至尾捉我來牽扳。我雖無箇簷塵落在你眼裏，你搭箇起男人家，好弗會生事造言。我只得耐子被氣，足足裏喫你浪搭子介一年！」一日姐兒立在大門口，飄箇菜蔬過去，只見釣魚箇走到面前：肩頭上背子魚籠，腰裏插箇釣竿，左手提子介一撈，右手拿子介一籃。姐兒便問箇釣魚箇：「箇魚來呵？」釣魚箇口裏娘子連連。箇裏盡是宿鱸，籃裏盡是鰻鯉鱖鱒。『我落色不要，鱸魚要多少銅錢？』娘子，銀子二分半白臉，銅錢要廿七箇黃邊。『正來裏說價錢弗了，後生看見鼻搭嘴踵趕到門前，劈手一奪拿箇撈裏播播，捉箇籃裏顛顛：「阿呀。箇箇活跳，真箇新鮮！煮起來好喫，煎起來又介鮮甜。我看見渠弗見介惹氣，釘子渠兩箇眼拳。我也無介氣力聽渠

又嘴，自聽賣魚箇開言：『漁翁，你那了做介生意，一日近多少銅錢？』『娘子呀，大箇弗肯上釣，小箇弗肯上前。大箇賣來將就買點柴米，小箇只好換些油鹽。』姐兒就拿釣魚箇來借名鑿字，拿箇後生來說介一番：（打棗歌）『我笑你釣漁人本是箇癡心漢，枉終朝在河邊手執着釣竿！那魚兒上你釣也要兩相情愿，上了你的釣心兒上便喜，倘若不上你的釣你也枉徒然！只怕你想斷了肝腸，也看破了這雙眼！（歌）只怕你立到夜來餓到黑，擲得箇花嘴餓到嘴邊？』後生見話氣膨膨，將言幾句答嬌娘：『你沒要欺瞞釣魚漢，釣魚箇里出賢良。韓信釣魚寄食漂母，後來築壇拜將封子齊王。姜太公釣魚壽年八十得遇子文王，扶持周朝天下，至今春秋二祭風光。嚴子陵釣魚撞着東海裏龍王，一留留筵龍宮海藏，鎮日吟詩作賦飲宴；囉得知三宮主歡喜子，搭渠水晶宮裏

匹配鸞鳳！」姪兒說道：「後生家囉裏學搭來油嘴，滿口盡是荒唐？姜太公韓信三歲男兒曉得，從來弗聽得儂嚴子陵搭箇三宮主匹配鸞鳳！一味裏盡是嚼蛆亂降，拿箇肯來一賞？你且去介去介！猪有猪圈，羊有羊棚。」後生無些樣當，弗見更個面光；欲要回言兩聲無點起因發角，回轉頭來看見子賣草紙箇後生，就叫：「賣草紙箇。你阿有蕭山。阿有富陽？」賣草紙箇說：「無得，一頭便是包扎，一頭便是薄光。薄買，包扎要二分箇雪去，薄光要八厘冰王。」「噢，弗要介多呵！包扎十個嘉靖，薄光半分冰王。賣草紙箇拿個扁擔一擡，看看後生：「擲了介還得介能賤，箇又要強。你只好看看，弗能箇到手，殺要思量！」後生聽得子箇兩句說話，火星就爆出子箇太陽，夾嘴兩擊，就是一箇巴掌，借名鑿字，數說嬌娘：（打索歌）賣草紙的人，你本是狗娘養，賣

不賣肯不肯由你做主張，緣何到把人沖撞？你這樣稀爛的紙，不知我用過了許多張！你不賣與區區也，區區也不想！（歌）你箇樣爛賤箇東西方便門裏去，後來弄得粉碎臭朋朋！

山歌九 雜咏長歌

陳媽媽 以下俱曲白間用

陳家媽媽有人緣，風月場中走子幾明年。（白）小阿奴奴名頭雖然人盡曉得，只弗知我起先箇族譜相傳：我出身元是湖洲箇大紳，當初跟隨子織女天仙，弗匡道沉埋，得我更箇凌替，喫箇姐兒扯到身邊。淹流到那間箇時節，弄得我忒弗新鮮。我先前是紅娘子結親時掛做箇星錦帳，又是綠衣郎登科時穿舊箇星藍衫。到如今再捉我做子被頭裏箇抹布，常搭我風流所在去纏綿；溼時節好像海蜆箇風味，乾得節像荷葉樣箇藍班；嚮瞎瞎像廚司公湯碗裏箇紫菜，醜縫變像湖廣客人鹽督箇裏爛丟丟箇星魚乾。撞着子新做親介星頭皮精姐姐日夜捉我搭來拈弄，遇着子私察子會撥打箇

星娘娘也弗住介累得我腥癢。壯羅多，油碌碌，新出籠饅頭能箇
樣物事，在上游了游，到有星滋味。骨稜層，瘦乖乖，霍在肉上
箇樣東西在上繳了繳，再惹得我介膩膻。有介騷離離掀格臘箇樣
寡婦時常捉我搯搯；又有箇極妖燒景風趣箇樣尼姑盡捉我來牽牽
。黑松林底下我弗知看子若干箇光景，肚家場當中也喫我遊玩得
子介千千；玉門關上週迴四遭替渠箇巡哨，毛將軍玉柱上頭下頭
也替渠着根介週旋。雙膀彎裏我常常在搭風流飄蕩，籠鬚蓆底下
也喫我脰得介安閒。箇星輕薄後生見面弗得介捉我取笑，我笑渠
無我了你溼搭搭搨得介安眠？獨喫湖洲親眷帶來替我合嘴，虧殺
子湯家姐姐替我合得人緣。鴻間我裏情哥贈我介隻曲子，你儂替
我唱搭去宣宣。（皂羅袍）媽媽從來堪羨，伴佳人才子暮寢朝眠。
任他結下好姻緣，獨着纒卸得相思擔。色非紅紫，香非麝蘭，合

歡帳裏，鴛鴦枕邊，論功勞，咱是箇親篋片。（歌）我喫箇淹潤着人
了，還子多少風流債，雨散雲收做一團。

門神

結識私情像門神，戀新棄舊忒忘情。（白）記得去年大年三十夜，
捉我千刷萬刷，刷得我心悅誠服，千爨萬爨，爨得我一板箇正經。我
雖然圖你糊口之計，你也敬得我介如神。我只望替你回家日活，
撐立箇門庭。有介一起輕薄後生，捉我摸手摸腳，我只是聲色非動，
，並非容介箇閒神野鬼，上你搭箇大門。我爲你受子許多箇烹風
露水，帶月披星；看破子幾呵箇簷頭賊智，聽得子幾呵箇壁縫裏
箇風聲。你當先見我顏色新鮮，擲亨介喝彩？裝扮得花噪加倍介奉
承。擲間帖得筋皮力盡，磨得我頭鬢蓬塵。弗上一年箇光景，只

思量別戀箇新人。你省我弗像箇士女，我也道是你弗是箇善人。就要撚我出去，弗匡你起介一片箇毒心。逼着介箇殘冬臘月，一刻也弗容我留停。你拿箇冷水來潑我箇身上，我還道是你取笑；拿箇筯帚來支我，我也只弗做聲；扯破子我箇衣裳只是忍耐；擱破子我箇面孔方纔道是你認真。我喫你刮又刮得介側賴，刮又刮得介盡情。屈來，我喫你介揚擦刮了去介，你做人忒弗長情。我有介隻曲子在裏到唱來你聽聽：（玉胞肚）君心忒忍，戀新人渾忘舊人！想舊人昔日曾新，料新人未必常新；新人有日變初心，追悔當初棄舊人。（歌）姐道：我箇郎呀，郎問我看你搭大門前個前臉就是後船眼，算來只好一年新！』

鞋子

姐兒生來鞋子能，身上花苗顏色精。喫箇搭襪纏箇情，郎看見子我，整日在面前引了引。(白)引了引，引了引，一日裏上子我大門。渠見子我送花笑眼，我聽渠說話也到知音，驚我松江尤城襯裏，外蓋紬段簇新。愛我口兒緊括，喜我淺面低跟；又弗比靴頭樣趨嘴趨臉，又弗像急棚棚箇樣河豚。也弗論價錢多少，開子銀包便稱。當時成子交易，對合着袋子了就奔。一走走到半路，我自家肚裏躊論：看子後生十分像意，弗知鄰亨箇家門。原來是好人家的氣，弗是箇樣打弗穿箇腳跟；廳堂才是平洋洋箇磚地，房裏又是光滑滑箇地。我指莖搭渠一夫一婦，囉得知先有子四箇冤魂！陳橋阿媽見子我一歇上頭篤嘴篤臉，蕩口娘娘見子我努眼凸精，西山頭嘔嘔看見子我鄉談弗絕，六慈姐見子我市語連聲。一箇說我漿丟頭箇遲貨，一箇說我還復箇弗是真身，一箇說我客

料比弗得松江箇有趣，一箇說我一出貨到弗得南京，轎夫營箇絕精。我受子介番批點，氣子一箇黃昏。且耐過子今夜，看大官人明朝總捉我看承。巴得大天白亮，只聽得兩開兩介敲門，再是三兄四弟拉我裏官人去遊春。聽聽我裏箇說道要帶我同走，慌忙隨子渠子起身；到處遊山玩景，弗曾離箇腳跟。我只道一生之事，囉匡弗大長情！弗管天晴雨落，捉我亂步亂奔，兼之黃昏早晚，丟丟丟去弄得我溷嘴溷面蹭跟。舊時捉我做出人前賣箇箇粧扮，總間捉我做箇通房拖腳看成。冷清清踏板上好一分無興，耍來頭現在渠搭四箇窰魂箇眼睛？我喫忍氣弗過，唱隻曲子來你聽聽：

（駐雲飛）我是綉絹通身，舉步生風前後雲；裏外多幫襯，行動都齊整。媒，只爲足下欠真誠，腳斜不正；弄得我頭綻跟穿，礙礙無乾淨。如今箇棄舊憐新惱殺人，罵你胡行老腳跟。（白）郎君

喚着子箇隻曲子，床上一箇番身：『會！你正非說自家非是，到罵我棄舊憐新！你當初精精緻緻，鄰間烏阜泥涇？當初光頭滑面，鄰間毛頭精形？且沒說你多呵非好，就是你唱箇隻曲子阿一介難聽！你鄰非學六藝介省事，西山介儉純？那非學蕩口介細膩，陳橋介老成？你既是寃三擲四，還你介箇整舊如新。』只見明朝叫住子介箇鎮江皮匠，打子四箇允子兩箇硬跟；拿我准來窠子，挑子我了行程。一撿撿我在籬頭裏子；我思量箇一出去也無造化做箇娘子夫人。跟子皮匠雖是肩挑步擔，一夫一婦死也甘心。細皮薄切將就過日子，只要匾擔同心。囉得知箇箇臭賊囤子裏販賣，原來介出整舊如新。熱湯捉我洗洗，也是箇道理；冷水沒頭介一淋。石塊能介箇撞頭，對子我肚裏一塞，硬板刷擦得我性命難存。連縫再縫縫得我介要緊，只苦得三尺藤繩。皮匠聽着子我

說又道是我怨命，倒轉子鞭頭一連七八擊打得我消魂。（歌）奉勸
姐兒沒要自道是腳力大，就是拖腳蒲鞋還勝子左嫁人！

吳語再醮，曰左嫁人。左，俗音際。

鑊子

姐兒生來鑊子能，一生口敞也無心。喫箇木頭能介箇家公差配子
我，整日教我悶悶昏昏氣殺子人。（白）氣殺人，氣殺人，也無早
起無黃昏。壓緊子我，弗放番身；有時拿我動火熬炊炊也再有趣
，殺子火依先教我冷冷清清。大魚大肉拖來便油脂膩膩介是我周
捉，我何曾下口介一星！喇撻丫頭箇齷齪也倒耐子，餃酸箇阿婆
辭勞一發難聽。過日子你搭多燒子介一把了燒子箇飯帶，倒說我
饒撻了要喫；前月箇做分子燒難爲子柴火，喫道是我蠻皮了非替

你搭當心。我裏阿公道是費柴費火了咯拿箇灰鈔來動得介一盞，你搭合家門一歇上底就介个丁子嚇出子我精魂！拿我掇出子門檻，推倒在庭心。拿箇熱鉄鏟來超子我介七八箇耳光，刮鑊鈔來打子我十數擊背心；鉞我搭轉來兜嘴介兩撞，又弗容我汪氣汪聲。我便火鬧鬧子介一晝，就是一杓冷水捉我渾身介一淋。我喫子更介鏟刮脩削，教我部亨存身？我思量整日在廚房下轉過子箇只躑，何曾見箇光景？踏盡子竈前灰了擲得有箇超升？我那間喫氣弗過，生子介箇肚漏，身體熱了又燒破子嘴唇。補藥喫來無用，看性命難存！屈來竈君菩薩，嘎到子介箇田地，還弗容我安甯！過子年三十夜，拿到圓爐上當箇火盆。嘎要我支持拜節箇茶湯茶水，嘎要我照管箇男兒大細箇點心。一到子正月半，你搭受子箇零碎銀子，嘎要來我身上煎介箇煎餅。你搭自弗小心，喫箇白日

撞偷子物事；你再去請子箇天地，紮子箇草人，糶子箇黃荳，也來打箇奴身。打得百踐粉碎，折開子我箇蓋老，買來別人；換子一箇湯罐，倒找子窠銀子三分，上子野蠻子箇擔上，一挑挑出子閩門。（黃鶯兒）挑出繇閩門，上新橋望北行，冶坊浜裏家居近，姓王近村，三代有名。家中大小多得甚，細詳論：指塋一夫一婦，原來靠此做營生。（歌）安我來糞箕裏一丟丟子我來爐裏去，依先入子箇火坑門！

燒香娘

春二三月煖洋洋，姐兒打扮去燒香。（白）鄉下人一味老實，城裏人十分介輕狂。屋裏精無一塌，硬三蠻極要行。便去央求對門知心媽媽，又央求隔壁着意箇娘娘：『請你來再無別事，有一句知

白銀曰放光。

心話替你商量。我從小許子穹窿山香愿，至今還弗曾去了償。昨夜頭偶然得介一夢，三爺菩薩派我災殃！鄰間我要還還箇心愿，百無一有難行。頭上少介兩件首飾，身上要介幾件衣裳。『家公便道：『娘呀，目下無柴少米，做生意喫介無賺處箇孔方！春季屋錢要緊，米錢又無儋抵當。燒香雖則是箇好事，算來要費介二錢箇放光。』姐兒聽得子箇句說話，心火爆出子箇太陽。『天災神禍。罵子幾句，『烏龜亡入』也罵子千萬百聲；擡兒跳凳只聽得霹靂拍拉，碗盞壺瓶流水傾匡。『貓兒墜』『天災神禍，打你大巴掌！誰許你胡言亂主張？我今立意要燒香。無狀，再開言教你滿身青胖！』（白）姐兒兇似老虎，家公奔似山獐；嚇倒子對門箇媽媽，踏痛子隔壁箇娘娘。兩人百般介解勸：『聽我說箇衷腸：玉帝也弗離箇金殿，閨女也弗出箇繡房；官人也是做人家箇說話，

並無半句派賴箇肚腸。」（挂枝香）「聽奴說訴：非奴之過。只因亡入無知，致使我心中發怒；把從前細數，從前細數：與他多年夫婦，幾見他撐持門戶？盡虧奴！若不去還香愿，非爲女丈夫！」

「（白）姐道：『娘呀，無奈何，頭上嵌珠子天鵝絨雲髻，要借介一箇，芙蓉錦綾子包頭借介一方；蘭花頭玉簪要借一隻，丁香環子借介一雙。徐管家娘子有一箇金鑲玉觀音押鬢，陳賈肉新婦有兩隻摘金桃箇鳳凰，張大姐有箇塗金蝴蝶，李二阿媽借子點翠箇螳螂。四箇銅錢替我買條紅頭繩，紫子箇螺螄饒星鹿角菜來刷刷箇鬢傍。討一圓香圓肥皂打打身上，拆拽介兩根安息香熏薰箇衣裳。頭上便是介箇光景，身上擲享商量？借介件綿紬衫桃紅夾襖來襯裏，外頭箇單衫，弗拘葶桃青或是柳黃。花紬連裙，洒線被風，各要一件，白地青鑲靴頭鞋對腳膝褲，各要一雙。再借一付

洗白腳帶，一發稱副子箇衣裳。『兩人聽得吃生能介一笑？』『非匡你介忒要風光！（駐雲飛）上告娘行，借物雖多儘不妨；感你多情況，教我難推讓。』茶，首飾共衣裳，管款停當；事事俱完，免掛心兒上。明日安心去進香。』（白）姐兒道：『箇樣也算來是箇小事，我先脫箇小衣裳洗洗漿漿。』打發兩人轉背，就央箇姑媽外甥，一收捉銅杓注子兩件，同兩領補打箇衣裳，替我拿來典當裏去當當。買停當子紙馬牙香，臘燭要介兩對，還要介一塊千張。糴子三升白米，明朝煮飯；一箍松箍今夜燒子箇浴湯。兌介錢半八成銀子，還箇鬆轎；換介三十新鑄銅錢，我打發箇叫化箇婆娘。色樣一齊完備，明朝打點早行。』（懶畫眉）嬌娘早起拂裝臺，炭畫蛾眉粉彈腮；只愁裝不就好身材，盡情把衣飾來穿戴；且喜得人家肯借來。（白）梳裝打扮完備，搖搖擺擺下子舡艙。舡家嘴裏

也再弗說，肚裏千思百量：『若能替渠歇介一夜，再貼渠介五錢箇放光。（阜羅袍）好箇風流氣象！看不肥不瘦，不短不長，端端正正坐船艙。時興衣服喬裝扮，粉香脂氣，分明是麝蘭；嬌音細語，分明是鳳凰。只聽得喚一聲「家長」，使我魂飄蕩！』（白）松一搖搖到木瀆，轎夫鬪奪來搶。姐道：『衆人也弗要囉阜，聽我說介箇主張：轎錢還你一錢銀子，依我處處要行。先到穹窿山環子香驢，後到支墓山看看假山；經堂轉來，要到天池看看石殿，再到一雲徐家坟上張張；還要看金山寺裏坐關箇和尚，天平山看看范文正公箇祠堂。』前頭老實箇轎夫道：『我也無箇樣氣力；』後頭閃出兩箇軒矻臘箇後生，便道：『轎錢也弗敢多要，路上便要喚介兩遭箇酒漿。等我擔你滿山兜便奉承你星氣力，你也弗要慌忙。』姐兒坐子轎子，裝模做樣引動了多少箇後生，有箇道

是出鄉箇觀音菩薩，有箇道是抄化箇陳州娘娘。（香柳娘）「這擡
來女娘，這擡來女娘，身材停當。鄉村擡得神仙降？怎禁他這巧
粧！怎當他這俏粧！只少箇小紅娘，鶯鶯無兩樣。看蜂喧蝶嚷，
看蜂喧蝶嚷，到處生香，令人妄想！」（白）看看日頭落子，姐兒
肚裏又介心慌：「夜晚頭邊有星走失？借別人介多呵物事，教我
拿箇陪償？」慌忙趕到屋裏，撞着子多呵箇嬌娘，說弗盡路上箇
景致，話弗了山上箇風光。只聽得大門呀生能介一響，再是討衣
裳箇阿媽娘娘；慌忙頭上除下子首飾，身上卸落子衣裳。兩人擡
頭一看：滿身剝得精光！（歌）方纔金光參殿，像箇常熟山上新裝
塑箇尊觀音佛，擡間破珠掣鬚，好像箇盤門路裏楚烏龜算命箇星
臭婆娘！

破駱帽歌

有介一隻山歌唱你儂聽，新翻騰打扮弄聰明：（白）也弗唱蒲鞋，
甌襪；也弗唱直掇，海青；也弗唱絹裙，綾袴；也弗唱香袋，汗
巾；單題唱箇頭上帽子，歷代幾樣翻新。舊時作尖頂長號，後來
改子平頂鼓墩，噫有纓子朗鎖密結瓦稜。惟有小張官人頭上帽子
戴又戴得箇停當，盔又盔得介娉婷；光袖油露出子杭州丫髻，亮
晃晃插起重慶金簪；後頭換出子雙螭虎圈子，前頭推起子九針子
網巾。帽子帶得介長遠，年深月久成精。忽朝一日頭上說話，叫
聲：「小張官人，我一跟跟你兩三巡黃冊，你一戴戴我二三十個
清明。春秋四季並弗曾盔頂紵絲羅帽；寒冬臘月並弗曾盔頂絨帽
氈巾。總成你相交子多少姪童窠子？陪伴子若干監生舉人？看子

多少提偶，扮戲，游湖，踏青？唱崧裏人中顯貴，酒樓上鬧裏奪尊。捉箇豬膽去油，教我受子多少腌臢苦腦？捉箇百藥箭上色，教我喫子多少烏阜泥筋？板刷常常相會，引線弗曾離身。一日子修理得介停當，戴出子閩門，月城裏遇着子朋友說話，聚集子東西來往無數箇閒人：看呆子山東販踪侬子，立癡子江西販帽子個客人。江西老鄉談弗絕，蘇州歇後語連聲。十字街鱗籠玉烏紗冠石皮得介側癩，老弗識波羅生荔枝圓重夕得介忒村。日頭照子好像走差次身頭上草帽；雨落濕子好像壓匾介一箇老人頭巾。捻來手裏好像拳緊介一隻偷瓜螞；落來地上好像蠶起來介一隻刺毛鷲。修踪帽見子一嚇，洗網巾喫子一驚。破靴羊毛換銅錢緝三問四，賣花換智豆弗曾離門。一小張聽得幾句言語，嚇得冷汗直淋；立來無人烟所在，探下來看介一看：一真當弗像，只得去貼舊換

新。二欲要黃帽鋪裏去講講，咦，弗好戴子進渠大門。思量無些擺佈，只得擲借子一頂麻布頭巾；鶴漫漫好像看墳箇董永，軟搭搭好像丁憂箇洞賓。遇着子承天寺裏箇和尚，定道請渠領喪，入木；撞見子玄妙觀裏道士，定道請渠退煞，念經。鄉隣趕趁子分子，朋友怕闕子人情。小張道：「箇是我裏踪兄便服，弗消得列位介費心。」無些意思介一日，只得走轉家門。家婆道：「你出去子介一日，阿曾幹子帽子箇正經？」咳，家婆，弗要話起！走腫子箇腳底，擺痛子箇背心；餓過子箇肚裏，看花子箇眼睛！帽鋪家家走到，價錢箇箇弗等；只得反渠轉來假充一箇朗鎖戴戴，到下橋行市再尋。彈忒子齷齪，吹忒子箇灰塵上子盃頭盃介一盃，屈腳盃子三五六星。小張撻胸跌腳，說道：「弗匡你介一箇收成！」家婆道：「你也弗要大驚小怪，選幹若干正經：大塊頭兒

改雙涼鞋着着；斜頭兒改子外公頭上束髮包巾；帽沿拿來做箇紮額，我裏夏天恍惚；碎塊頭兒做子一頂細蜜網巾；駝頭駝腦做箇刷牙來刷刷；零零碎碎做箇香袋薰薰。帽子道：「我前世作盡子捨孽，你公婆兩箇擺佈得我介盡情！」小張道：「弟兄大哥，帽子大人！你儂弗要出言吐氣，我儂唱介一隻曲子你聽聽：（駐雲飛）帽樣新鮮不復完，今剩缺連，一向承裝觀，今日堪埋怨：咪，戴你不多年！帽子道：「儘勾你哉！」如何稀爛？想是當初，修舊將咱騙，爲你窵家費我錢！」（白）帽子道：「鼓弗打弗響，鐘弗撞弗鳴；別人戴子風裏坐，你戴子我雪裏奔！憑你改長改短，我也無怒無嘆。捉我改子外公頭上束髮包巾，我也感承你頂戴；捉我改子你家婆頭上紮額，我也當得奉承。（歌）捉我改子刷牙正要擢你臭賊箇張嘴；捉我改子涼鞋正要打碎你箇老腳跟

遊翰瑣言尙有破氍毹歌，無味，故不錄。

山人

光斯欣，
市語，猶
言光棍。

說山人，話山人，說着山人笑殺人：（白）身穿着僧弗僧俗弗俗箇沿落廢袖；頭帶子方弗方圓弗圓箇進士唐巾。弗肯閉門家裏坐，躡多多在土地堂裏去安身。土地菩薩看見子，連忙起身便來迎。土地道：「呔，出來！我只道是同僚下降，元來到是你箇些光斯欣！咦弗知是文職武職？咦弗知是監生舉人？咦弗知是賴長升級？咦弗知是謀書老人？咦弗來裏作揖畫卯，咦弗來裏放告投文。要了鬧鬧闖介挨肩了擦背，急逗逗介作揖了平身？轎夫箇箇儕做子朋友，拿葦箇箇儕扳子至親。帶累我土地也弗得安靜，無早無

晚介打戶敲門。我弗知你爲僞箇事幹？仔細替我說箇元因。」山上人上前齊齊作揖，「告訴我裏的的親親箇土地尊神：我哩個些人，道假喫弗假，道真喫弗真；做詩喫弗會嘲風弄月，寫字喫弗會帶草連真。只因爲生意淡薄，無奈何進子法門。做買賣喫喫箇本錢缺少；要教書喫喫箇學堂難尋；要算命喫弗曉得箇五行生剋；要行醫喫弗明白個六脈浮沉。天生子軟凍凍介一箇擔輕弗得步重弗得箇肩膀；又生箇有勞勞介一張說人話人自害自身箇嘴脣。算盡子箇三十六策，只得投靠子箇有名目箇山人。陪子多少箇蹲身小坐，喫子我哩幾呵煮酒餛飩，方纔通得一箇名姓，領我見得箇大大人。雖然弗指望揚名四海，且樂得榮耀一身，嚇落子幾呵親眷，聳動子多少鄉鄰。因此上也要參參見佛，弗是我哩無事入公門。」土地聽得箇班說話，就連聲罵道「個些寫說箇糊塗：你也

寫音吊。

擦音悉，
擦音然。

忒殺膽大，你也忒殺惡心！廉取嘆介掃地，鑽刺嘆介通神。我見你一箇進一箇出，袖子裏常有手本；一箇上一箇落，口裏常說箇人情。也有時節許別人酒食，也有時節騙子白金！硬子嘴了了說道，道：「孤了仗義，曲子肚腸了說道表兄了舍親。做子幾呵腰頭擦擦，難道只要鬧熱鬧門庭？你箇樣瞞心昧已，聽得灶界六神？若還非信，待我唱隻駐雲飛來你聽聽：（駐雲飛）笑殺山人，終日忙忙着處跟。頭戴無些正，全靠虛幫襯。嗽，口裏滴溜清，心腸墨疑！八句歪詩，嘗搭公文進。今日胥門接某大人，明日閩門送某大人。」（白）山人聽子，冷汗淋身，便道：「土地，忒殺顯靈。大家向前討介一卦，看道阿能句到底太平？」先前得子一箇聖筮，以後再打子兩箇翻身。土地說道：「在前還有青龍上卦，去後只怕白虎纏身！你也非消求神請佛，你也非消得去告斗詳星；也

弗消得念三官寶誥，也弗消得念救苦真經。（歌）我只勸你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此歌，爲譏諷山人管閑事而作，故未有『放手饒人』之句。或云：張伯起先生作，非也。蓋舊有此歌，而伯起復潤色之耳。

魚鳧婦打生人相罵

網船上婆娘童子打生箇人，一場相罵鬧涇涇；你一聲來我一白，也弗輸來也弗贏。（白）也弗贏，忒好聽！只見箇箇婆娘參起來叫四隣，便罵道：『你箇丟丟響箇烏龜弗要走子去，也搭你樓一箇六江水也渾！論起行戶中間來我搭你蘆葦上蘆葦下，稱起骨頭來你入兩我半斤。看得別人便是鰾頭娘娘能介一點，自家便癩蛇爬甕進子天平！別人道是善善善，倒是鰾籃裏揀出來箇一張嘴，呵

呵呵再是箇旱渴精。突出子箇雙田螺頭箇眼睛，久慣要是介了腳
戟詐；開子張鮎魚喇躉嘴，只要喫別人星。沒得又弗喫你一網兜
子，終弗然撐開子沁頭弗成，得知老娘是箇宿腳箇相罵嘴，阿呀
呀，氣得我箇肚皮再像子清明前箇河豚！我弗像你搭吊鏟皮箇妹
子能介弗改管箇兩腳蚌，也弗像你搭黃鸞嘴家婆能介聽臭鱧能。
當面前喫別人罵絕子箇鱧魚龜背，背後喫別人挖盡子螺螄窟腎。
你箇樣正叫子田鷄乾，骨裏臭，也要伸出子烏龜頭做耍人！「打
生箇氣得肚膨氣脹，便罵道：『你箇箇鴿鷓鴣箇討人！一張嘴嘗
是鴉飛鷓鴣，久慣是牛皮烏觔。面皮便野鷄斑起，白鷄手箇雙眼
睛。連番要做箇火老鴉，人人叫你是箇白鷓鴣。你也非曾經我介
一彈，弗怕你飛上子青雲。等我送得你鷓鴣屎直出，眼見得你搭
家公寒鷓鴣能。我弗怕你搭一窠羅箇十姊妹，也弗怕你搭鷓鴣頭

鳥，
刀上
聲。

鷓子眼箇星小賊精。你再怪鳥能介捉人冲撞，笑你斑鳩教鷓鴣弗看自箇穢形。憑你連夜磨尖子鴨嘴，囉裏思量天鵝肉來喫星？別人家箇婆娘窮做窮乾噉噉縮在窠裏，並弗曾銜臂鳥能介着處奔奔。又弗是你撒食養來搭箇，邨了要你鳥說脛介撒村？等我夾子箇張毛鷓鴣看介，你箇樣雌鷄啼只做箇人家弗成！一兩箇相罵子介一晝，聚集子兩邊兩岸無數箇聞人。指頭大箇碎囤兒盡夾殼箝蟹夾，好像野鴨陣飛子介一村。有介一箇白頭老者喝住子兩人，說道：一鰕弗跳，水弗動；見子兔，便放箇鷹。李家箇阿姊你箇樣鱖魚頭性格囉裏去使？張家第三箇你箇箇癡鷓頭忒煞認真！各有道路，各自做人。盡弗消得老鷓跌倒，只捉嘴來撐。邨了是介水面上使鉄搭攤浪得介盡情？西邊田裏野鴨落，你也弗去支網；東邊港東魚扶頭，你也弗去趕青。又弗是爭田奪地，天呀，只問你

相罵有要好聽？依我勸開子罷！我老人家是一派正經。（歌）並非是羹碗裏魚頭撥撥轉，支花野味趙談春。

昔年有趙談春者，善詼諧。吳語謂沒正經曰『趙』，因曰『趙談春』云

山歌十 桐城時興歌

鞦韆 以下五句

姐在架上打鞦韆，郎在地下把絲牽。姐把腳兒高蹺起，待郎雙手送近前；牽引魂靈飛上天！

素帕

不寫情詞不寫詩，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顛倒看，橫也絲來豎也絲；這般心事有誰知？

葫蘆

葫蘆小時生得嬌，引得人來日日瞧。相交莫學葫蘆老，葫蘆老時

兩開交：東也瓢來西也瓢。

劍

一張寶劍寄多嬌，龍泉三尺放光毫。心肝莫說無情劍，心肝莫說兩邊刀；要與心肝剗頸交。

筆

捲心筆兒是兔毫，翰墨場上走一遭。早知你心容易黑，不如當初淡相交；世間好物不堅牢！

木梳

一箇梳兒滑殺人，伶牙俐齒忒聰明：生出許多法兒與奴通慣了，

莫要又去通別人！夜來無齒沒收成！

西瓜

一箇西瓜寄多情，叫姐莫學此瓜身：外面青時還好看，惱你肚裏許多仁；只爲人多壞了身！

茶

澀不出茶來把口吹，壺嘴放在姐口裏。不如做箇茶壺嘴，常在姐口討便宜；滋味清香分外奇。

塔

一座寶塔七層尖，年深月久建得全。我兩箇相交如造塔，一磚不

到枉徒然！人要工夫又要專。

猜拳

我愛心肝生得乖，却把拳兒與你猜；我與心肝共一箇，預先與你說明白。若還兩箇我先開。

又

昨日與姐把拳猜，郎問姐拿出幾箇來？姐說只有郎一箇，若有兩箇你便開，從今莫把荒出來。

天平

郎做天平姐做針，一頭法馬一頭銀。情哥你也不必間敲打，我也

知得重和輕，只要針心對針心。

燈籠

一對燈籠街上行，一箇昏來一箇明。情哥莫學燈籠千箇眼，只學蠟燭一條心。二人相交要長情。

燈影

一盞孤燭照書齋，更深夜靜好難捱；回頭觀見壁上影，好似我窠家背後來；恨不得翻身撲抱在懷！

鞋

青緞鞋兒綠緞鑲，千針萬線結成雙；買尺白綾來鋪底，只要我郎

來上幫。心肝莫說短和長。

新月

新生月兒似銀鈞，鉤住嫦娥在裏頭。嫦娥也被勾住了，不愁冤家不上鈞；纒圓日子在後頭。

搖頭

昨日與姐同過橋，請他一句把頭搖。待他二八春心動，那時倒扯我上橋；我也學姐把頭搖。

調心

假不假來真不真，我也難調你的心。若要調得真心轉，除非丟了

心上人，紅羅帳裏結同心。

戀

戀姐不必勝十分，紫糖色兒正相因。不見山中毛查菓，好的都是虫蛀心？話不虛傳果是真！

丟

丟郎一丟試他心，看他待我假和真？口雖說丟心還在，荷包收口未收心，怎肯憐新棄舊人？

送郎

送郎送到五里墩，再送五里當一程；本待送郎三十里，鞋弓襪小

狀供的史命生的貴珍年青部一是

致 青 年

分五角三冊一

著民瑞夏

這部作品便是作者在青年過程中的一些記錄，可以說是現代青年的一般供狀。這裏有珍貴的生命，美麗的青春，富豐的經驗，充裕的心得。全書可以分爲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關於讀書的經驗。如：「少年文人」，「關於修上齒的三封信」，「談談作文的方法」，「主要功課的學習」，「實用的學習方法」等篇，第二部分是關於生活的經驗，例如：「思想改造和生活改造」，「消除煩悶和控制情緒」，「升學和擇業」，「中學讀書生活的回顧」等篇都是非常可貴的。對於人生有熱烈的追求的青年，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生活的書。

青年欲求成功非讀本書不可

青年成功之路

葛石熊著 四角五分

誰都希望自己成功，可是成功並非易事。但是你要是能夠抓住成功的訣竅，成功也不難。本書就是貢獻成功的訣竅的，他告訴你怎樣走上成功之路，敘述既有系統，更能切合實際。有爲青年，宜人手一編。

糾正過去士大夫的錯誤

指出今後讀書的方法

怎樣讀書

胡適等著 一冊四角

「怎樣讀書」是現代青年的四大問題之一。每一個教育家，對於這個問題是很願共同討論。本書就是輯合現代的教育家和成功人所發表的關於怎樣讀書的文章。每篇都是我們所不可不讀的。

售經店書活生 路州福海上

版

究必印翻

全書一冊實價四角五分

原著者 馮夢龍

i 首 顧頡剛

華澹如

總經售 上海福州路二八一
永華書店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雜誌公司

